
良友
THE MOST POPULAR AND ATTRACTIVE MAGAZINE IN CHINA.
新聞紙類 Entered the Chinese Post Office
40¢
THE YOUNG COMPANION
No. 74 第七十四期



良友文學叢書

趙家璧主編

每冊九角　　每冊九角





良友畫報第七十四期目録（一）

良友畫報第七十四期目録（二）

本期原無目録，為了便于檢索，複印時特予補編。

封面：李妙容女士









大國近！炸威
屠士在日，會
殺裏中兵死，
！的華最亡轟

Havoc lately wrought by the Japanese in the Chinese territory.

榆關的失陷

Fall of Shanhaikuan



山海關角山風景，角山在城北三十里外，形勢險要。九門口石門寨等要險，即在其西北，此地現亦爲敵所佔。

Scenery of Kioh Shan near Shanhaikuan.

（蔣漢澄攝）

下：山海關東南角魁星關之被炸創痕，下站敵寇，洋洋得意，令人髮指。

Ruins in the southeastern corner of the Shanhaikuan city.

（東北社）

山海關長城遠望，關外煙霧迷漫。東三省失地未收，此地亦已淪入敵人之手。同胞睹此，作何感想？

The lost territory in the Northeast viewed from the city-wall of Shanhaikuan.

元月三日，敵陷榆關，我該處守軍奮勇抗拒，卒以衆寡不敵，武器懸殊，榆關失守。是役敵多用燒燃彈，燬我民房無數，居民死傷甚鉅，上及右兩圖皆爲榆關南門內之被燬炸房屋之一斑。

Two pictures showing houses in the south gate of Shanhaikuan destroyed by bombardment.

一九三三年前奏曲

虛舟

天下第一關

自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閥乘夜深人靜打刼了東北三省以後，日本的戰略上和外交政策上就添了一條新的殺法。就是在中國苦苦哀求列強的時候，在國聯像煞有介事開會討論的時候，日本便在中國的疆上用飛機大砲來屠殺掠奪以表示其「大和魂」。尤其是正當新年，歐美的大好老，游山的游山，洗溫泉的洗溫泉，就是中國的報館先生也帶着妻子或陪着愛人出去「白相白相」的時候，日本的「帝國軍人」，却放着「餅」也不吃，「屠蘇酒」也不喝，全身武裝起來，要特別唱出一齣最賣力的全武行。去年，當國聯答應了中國的哀求，派遣了李頓以下六位特字號洋大人到中國調查，中國人於是安心過年，高等華人準備盛大地歡迎「和平使者」的時候，日本便來了一齣「奪錦州」，接着又來了一個「一二八」的水陸大會操。今年呢，十九國特委會的委員大人們正在休會過年，中國正在感激各小國主持公道的時候，日本又在新年初一用飛機大砲來轟擊山海關。號稱天下第一關的山海關，不到兩三天就失守了。據說，日人來攻的時候，山海關的警備司令正在北平稱病辭職；據說，日人以大砲轟城，守城士兵，受官長命令只能用石塊拋下，最後忍耐不住才實行「抵抗」以「自衞」；據說，關城失守的時候，守兵不過幾千人，所以日兵很不費力地攻下了；幷且據說，英國軍官批評：「若有大砲十餘尊，城可不失，因爲山海關畢竟險要；可是現在成了日本的滿洲國的要塞了，殊爲可惜，云云」又據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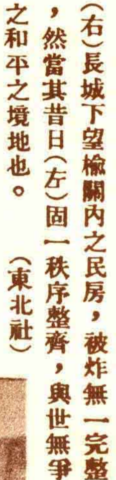
算了！天下第一關畢竟也就這樣失守了！「天下第一關」的那副牌匾，已經作爲日本的勝利品，運到東京，陳列在九段上的「游就館」了。唉！眞的，難爲了「天下第一關」！

國聯露馬脚

轟開了「天下第一關」關門的砲聲，震動了我們「青天白日」的共和國。於是，我們的政府重喊起了「長期抵抗」的口號，我們的將領紛紛發出了「枕戈待旦」的官電，幷且一部分忙於內戰的忠實同志因此又確定了「共赴國難」的決心。這些可喜的好現象，在我們天生成只配作「阿斗」的小百姓看起來，雖然不免有點懷疑是敵人砲聲的副產物，然而，可喜的現象依然是可喜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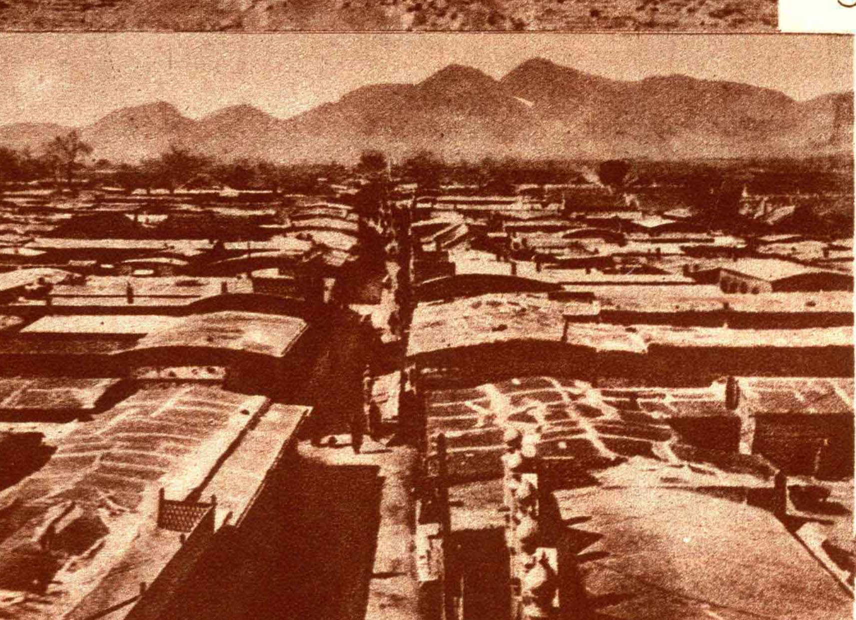
同時另有一個可喜的現象，雖然也是這砲聲的回響，但却也使我們這「阿斗」資格的小百姓歡喜過一回：就是國聯又來主張正義了。國聯爲我們主張正義，也不只這一回

Part of the famous Great Wall also destroyed by the Japanese.


(右)長城下望榆關內之民房，被炸無一完整，然當其昔日(左)固一秩序整齊，與世無爭之和平之境地也。 (東北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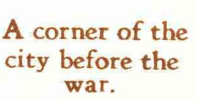
我國最壯麗之長城，亦為日寇所燬！

Ruined houses in the Shanhaikuan city viewed from the Great Wall abo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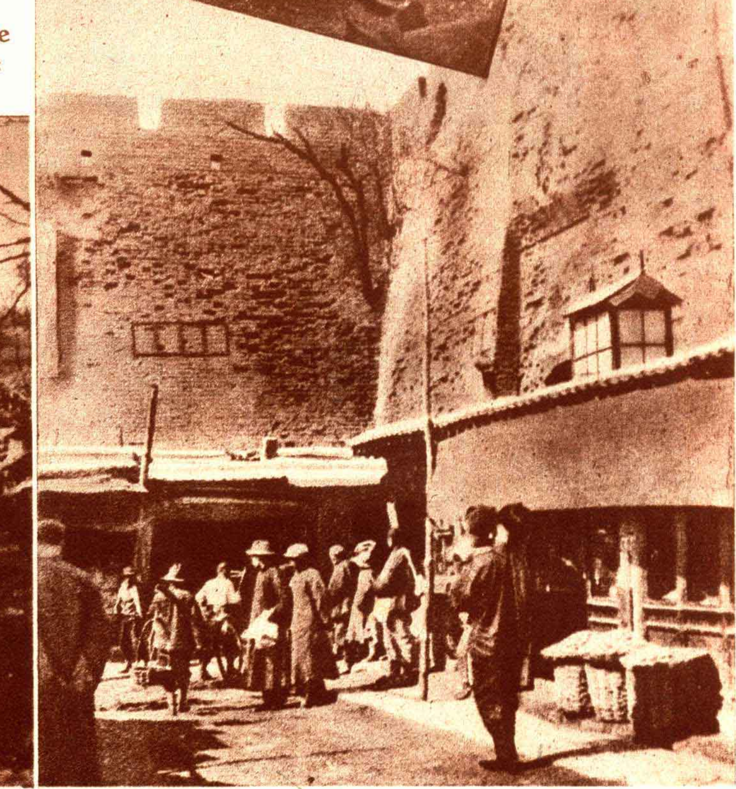

The peaceful city before the Japanese invasion.

Refugees from the fighting line pass their night in open air.

右：事未發前之榆關內居民安居樂業。日寇人道滅絕，邊爾來犯，遂使城燬屋場，居民家蕩人散。下圖即為從火線逃出之難民在石門附近露宿之慘狀。


A corner of the city before the war.





。而且每回都是像煞有介事的神氣。可是這回主張正義的神氣更是十足。不由這些「阿斗」不死心塌地地相信。你瞧，國聯不是已承認調停失敗，決定了採用第十五條第四項嗎？委員會不是已着手起草報告嗎？李頓報告不是有被採用的可能嗎？各國代表不是痛恨日本同情我國嗎？就是素來袒日的西門(英國代表)不是也翻然覺悟警告日本嗎？這一切，都是國際間的好現象。國聯情勢是有利於中國的。外交方面頗有成功的希望。為天生的「阿斗」，似乎又造成了一個五彩繽紛的光明的前途。

但是，不幸得很，這五彩繽紛的光明，實際上，不是一個前途，而只是一個幻影。幷且，更不幸的，這幻影馬上就消失了。國聯的特委會又放了一陣空氣砲，英法意三個強國又玩了一套戲法。報告書是做的，日本的立場却要保持。排貨是九一八事件的導火線。滿洲國是天上落下來的。日本的自衛是有點衛得過火。但是東北的原狀是不可恢復的。這樣「不亢不卑(？)」，能屈能伸的報告書眞是極天下欺騙之大觀。國聯露馬脚了！又是一次，國聯露馬脚了！

是的，國聯露馬脚不止一次了。不過，這一次的確扮演得維妙維肖。做好人的也有，做壞人的也有，慷慨激昂的也有，議論風生的也有，眞叫「阿斗」死心塌地地，享盡了一番歡天喜地的興致。但是，誰知道到盡頭還只是一場空歡喜。國聯依然是國聯，依然強國分割的機關。不爭氣的半殖民地國家，牠只有被宰割被剝奪的份兒。正義，和平，只是欺騙大衆的一種常用的烟幕彈。

新英日同盟說

的確，國聯只是強國的國聯。當然，國聯的主張和行動，都是以強國的利益為標準。其他許多小國，就是西班牙，比利時之類，只不過追隨着幾個強國的後塵。縱然有時候，這些小國也好像要主持所謂「正義」，但是，假若拆穿了西洋鏡來看看眞正的內容，不過是強國的留聲機器而已。所以，在國聯大會中，那些小國代表，大大地主張過所謂「正義」，好像很賣氣力代中國打抱不平。這確實夠使中國的「阿斗」歡喜。但是，假使我們不自己哄騙自己，那些小國代表的「正義」論，只不過是代李頓報告念念咒文罷了。而李頓報告就是一部共管中國的決議案。小國代表的「正義」已經不過是這樣的東西，我眞不知道，我們的所謂輿論界還要求列強主持什麼正義！

這次國聯開會的時候，各小國代表又發揮了一些「正義」論。中國的報紙用特號字登出，好像表示天下的正義幷未滅亡。但是，經過了不久，日內瓦方面傳出了英國袒



悲壯的前線

榆關失守，我軍退守石河，與日軍對峙，準備與敵作殊死戰。本報於榆關失後，立即特派記者北上趕赴前綫攝取照片，此處所刊，即爲一部份。本報記者歸來，提及前綫之士氣，曾說，「前綫的將士不但枕戈待旦，他們簡直伏在戰壕中槍口瞄準了敵人，等候發動的命令……」前方將士之激昂忠勇，可見一班。



據險拒敵之重機關槍砲。

Heavy machine gun placed on a strategic poi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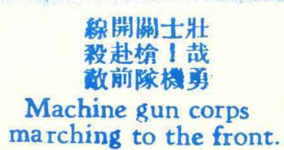
(上)現我軍與敵寇嚴陣對峙之石河之西

A view of the front west of Shih Ho where the two armies are ready for battle.



工兵趕掘戰壕之忙碌。

Sappers busy at digging trenches.



壯哉勇士！機關槍隊開赴前線殺敵

Machine gun corps marching to the front.

前線指揮奮勇抗敵之警備司令何柱國氏

Gen. Ho Chu Kuo, garrison commander.



我軍戰壕之槍口，瞄準敵人，準備發洩滿腔悲憤。

Our soldiers in the trenches aiming their rifles at the enemy.



→高射機關槍之施用，轟射敵從空來襲之飛機

Anti-aircraft guns at work.

日的消息。我們的主筆又急忙振筆忠告英國。特別是對於英國的西門代表大有垂淚而道之勢。但是西門却躲在倫敦等着美國戰債的消息。德魯蒙和杉村又在日內瓦暗中搗鬼，商議什麼調和案。中國的顏代表急得左一個宣言，右一個節略，但在他們却只是馬耳東風。「英國袒日」，現在連上海的小報都像煞有介事地議論紛紛了。

華盛頓才傳出了「英日妥協」的消息，東京就直截了當地散布着「新英日同盟」的流言。「新英日同盟」眞嗎？也許你要問。但是，這怕誰也不能回答。從來外交上的謠話比什麼都要多。而且由謠話發生的眞實也復不少。誰敢斷定「新英日同盟」是假話？誰又敢擔保這流傳將來不變成眞實？

「新英日同盟」有可能性嗎？自然是有的。自從世界大戰以後，蘇聯的建設成功，中國的革命高潮，印度的獨立運動，美國的太平洋發展，這一聯的事實，使英國的東方霸權，發生了根本動搖。尤其是蘇聯的革命成功，促起東方各殖民地民族的自覺。這是英國的心腹之患。加上，新進的帝國主義的美國，到處和這老前輩爲難。譬如，這回英波的衝突，背後就有美國；又如，渥太華會議本是防美國拆臺而召集的，然而美國還是毫不顧忌地向坎拿大輸出資本。這些都表示英美的衝突在目前是很嚴重的。英國，右有美國，左有蘇聯，介乎兩大之間，煞是爲難。到了這樣時候，英國自然會想起她的多年老盟友的日本來了。從前防制帝俄南下的不是日本嗎？擾亂中國革命的不是日本嗎？壓迫印度獨立的不是日本嗎？日本在以前是給英國幫過忙的，將來呢，還不是會給英國幫忙嗎？日本是東方反蘇聯戰線的急先鋒。日本又是太平洋上美國的強敵。這正是今後英國最需要的幫手。現在日本正在困難的時候，給他一點甜頭，進一步再締結同盟，將來萬一之際，不是很有用嗎？老辣的英國未必想不到這裏。

那麼，「新英日同盟」一定可靠嗎？却又說不定。英國是英國本土和許多自治邦及殖民地聯合起來的。現在的英國却有點尾大不掉了。那些自治邦，都和美國有密切的經濟關係。果眞日美開戰的時候，英國要幫日本，那些自治邦，因爲利害關係，大概都不願英國打美國。到那時候，英國若要強盡其同盟的義務，她許有分崩離析的危險。明眼的英國又未必不看到這裏。縱使現在英國肯幫日本的忙，將來日美開戰，英國的幫忙却不見得可靠。所以，「新英日同盟」，在東京儘管叫得響，將來的價值，還應該加上一個疑問符號。

反蘇戰線與日美



前綫戰壕中之我軍軍士，頭戴鋼盔，英姿颯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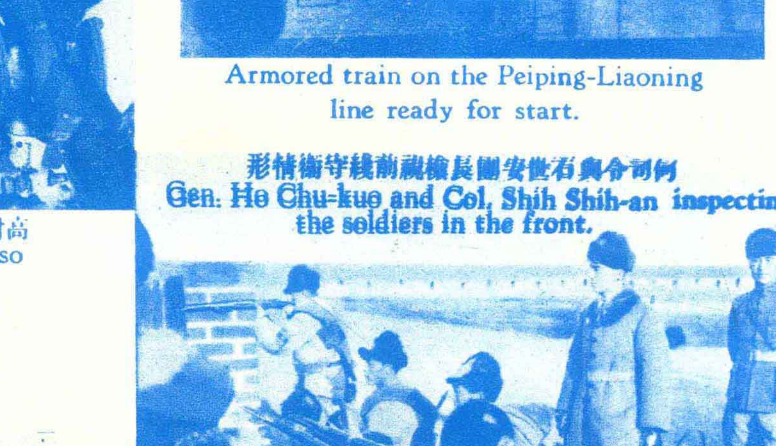
Our soldier, with steel helment on head, aiming with his rifle.

↑野砲隊準備作戰

Field gun corps ready for battle.

上：居高臨下，扼險而守，準備痛殲敵寇。

Guarding a strategic point on the high hill.



北寧路上之鐵甲車，升火待發

Armored train on the Peiping-Liaoning line ready for start.

高射平射兩用之新式機關槍，犀利無匹。

Modern machine gun which can also be used as anti-craft gun.

下：榆關失陷後我軍拒敵作戰之第一陣綫，離榆關僅五六里

The first line of defence after the fall of Shanhaikuan.



何司令與石世安團長檢閱前綫守衛情形

Gen. Ho Chu-kuo and Col. Shih Shih-an inspecting the soldiers in the front.

A front view of the anti-aircraft gun.

高射砲之正面壯觀，我軍軍備，頗不後人。

但是，「新英日同盟」，也有積極可能的一面：就是反蘇戰線的結合。講到反蘇戰線，這眞是現代外交暗幕中的唯一的主潮。在以前，蘇聯革命成功之初，凡爾賽會議暗地裏就組織了反蘇戰線。蘇聯的幾次內亂都是西歐各國在背後牽線索的。西比利亞出兵更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當時的內幕，經美國方面揭破了。原來那時候，日本的出兵西比利亞是得了英美法各強國同意的。但是，日本獨吞西比利亞的野心，表現得太過火了，所以結果不僅軍事上慘遭失敗，外交上也成了孤立。將古比今，又使我們連想到現在的東北問題了。

東北問題，在外交文書上，不知寫了幾百次了；在各國的大報紙上，也不知論了幾千次了。日本政府說，日本占領東北是正當防衛，日本需要東北是因爲人口過剩。各國外交家，用了種種辭令，肯定，或者否定這種意見。至於各國的報紙，那只是一羣應聲虫罷了。但是這些都是哄人的鬼話。從來外交文書——至少，公表的外交文書——是無數的謊言的記錄。事件的眞相決不會表現在這些記錄裏面。東北問題更是一個彰明較著的例子。不然，若是承認日本的理由是眞的說話，那就是承認，正當防衛一定要無限地侵占隣國的疆土。這裏，我却想起在上海的一個日本商人的歎息了。當上海的日本居留民正在慶祝日本軍閥勝利的時候，他却很沈鬱地說：「這眞糟糕！說滿洲和朝鮮接連，不放心，把滿洲打下了。現在又說平津熱河和滿洲接連，非把平津熱河打下來不可。將來又要說楊子江和西比利亞都是連界的，又非打下來不可了。這樣幹下去，就是打到大西洋邊上，洋那邊還有美洲。打來打去，非把地球打個圈兒不可。那還了得嗎？眞糟糕！」說着，他無意識地搖了一下頭，長長地嘘了一口氣。這樣嘆聲，我們可以推想，在許多日本的小市民的心底，都會悄悄地吐露的。不過日本軍閥所主催的法西斯蒂的進行曲中把這歎聲遮掩着罷了。

我方才所舉的這個例子，把日本侵略東北的本質當然還沒有說破。所謂東北問題的骨子到底是什麼呢？簡單一句說，這是帝國主義在沒落的最後一刹那中，一個窮凶極惡的反動。這反動的最大目標是蘇聯和中國。蘇聯五年計劃的成功，更使他們的進攻計劃不能等待了。進攻蘇聯的計劃加緊，因之壓迫殖民地的政策也加緊。尤其是中國，既然是列強衆目所集之的，又是和蘇聯接壤的土地。無論從那一點講下來，都沒有倖免的道理。日本忝爲我們的芳鄰，又以東亞主人自居，所以，捷足先得，當仁不讓，趁夜半人靜時，派了兩師團的鐵騎，把東北三省使席捲着去

各地要聞

HOME TOPICS

Banknote issued by Manchukuo.

偽國發行之紙幣之一，在東北強迫通用。（申報）

人民皆呼之為鄭都城鈔，被迫不得不用，惟皆不敢存儲（申報）

Meeting of the League for Civil Rights to protest against the execution of Liu Yu Sheng, late editor of the King Sheng, a Chinese daily in Chinkiang.

民權保障同盟會為顧祝同慘殺鎮江日報劉煜生氏事開會聲援之情形，站起宣講者為該會發起人宋慶齡夫人（申報）

一月廿七日，段祺瑞氏為避受日人利用之嫌，特南下至滬，圖為段氏抵滬時所攝。（新聲社）

Tan Chi-jui arrives at Shanghai from North.

Preliminary exhibition of China products for the Chicago Exposition held in Shanghai.



→我國參加芝加哥博覽會徵品展覽會在滬舉行，審查後即運美國芝加哥參加全世界之展覽會。

「人與超人」，「華倫夫人之職業」等戲劇之作者英國大戲劇文學家蕭伯納氏作環遊世界之壯遊，本月十七日抵上海，圖為在宋慶齡夫人公館接見記者時攝。按氏今年已七十七歲，鬚髮斑白，惟體健仍如常人。（申報）

← Mr. G. Bernard Shaw, world-famous man of letters, receives local newspapermen at the residence of Mrs. Sun Yat-sen on his visit to Shanghai.

了。

這一着棋，確實被日本下着了。既占領了東北富庶之地，又可以握進攻蘇聯的司令權。日本俗諺所說的「一石二鳥」，怕正是這種說法罷。當東北事件發生之初，列強裝聾作啞，一聲都不響，正足以表明形勢與日本是多麼有利。拿西比利亞出兵那時候的情形來推測，說日本這侵略行為是豫先得了列強的同意，并不完全是穿鑿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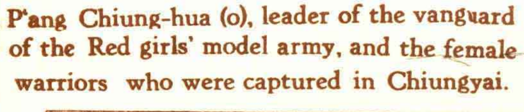
但是，以後的形勢漸漸變化了。日本的野心暴露了。日本想把東北獨吞了。在日本刀的保護之下，滿洲傀儡國成立了。這大大地違反了列強的初衷。於是，美國首先拿出了史汀生主義。國聯也主張派遣調查團。宣言也，調查也，這些裝腔作態，都是硬逼日本認賬。你瞧，李頓報告書的解決方法，不就是列強最初和日本暗暗商量好的辦法嗎？但是，日本既然不費吹灰之力，得到了二十多年所渴望的「生命線」，怎麼肯白白地兩手捧送給列強？日本得寸進尺，還正想實現併吞東亞大陸的理想。他自然高唱着「東亞門羅主義」，死也不肯讓步。於是乎，國際間便形成了所謂「尖銳化」了。這尖銳化了的兩個「尖端」當然一方是日，一方是美。自從東北問題弄僵了以後，美國不知在太平洋會過了多少次操。日本也在拚命喊着「空前的國難」，逼着老百姓捐飛機買高射砲。現在，日本在東京大阪各地作防空演習，美國又在太平洋上作種種的攻防大會操。

日美的形勢，的確是這樣地一天一天緊張起來了。但是，在這緊張的情勢中，却還漂着一脈的和緩的空氣。最近，美國的參議員，民主黨要人貝爾氏不是有一場透闢的演說嗎？他說：「日本和蘇聯一定要打仗的。因為以前日本和俄國就因為滿洲打過仗。現在日本佔據了滿洲，第二次日俄戰爭的機會又來了。美國只要靜靜地等待着罷。」這演說的意思，當然希望反蘇戰爭的實現。這可以說是帝國主義者忠實的自白。東北問題的中心，在他的演說，可以說是揭穿了。據美國報紙的批評，像這樣毫不顧忌揭穿國際內情的說法是很少的。所以，這位先生，據說，本有羅斯福的內閣總理的希望，照這演說看來，他大約不至於做這樣的官兒了。

是日美戰還是日俄戰？是列強混戰還是列強反蘇聯戰？就是豫言家恐怕也不能斷定。不過現在的蘇聯不是以前的帝俄了，在以鐵的冷靜貫徹着和平主義的蘇聯的面前，日美恐終不免一戰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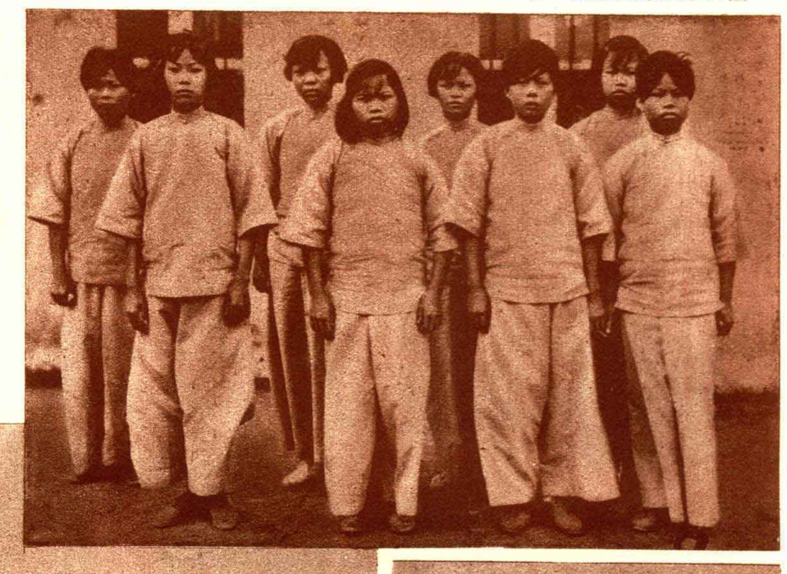
希特勒的鐵治

反蘇戰線，在東方，有日美的對立，同時，在西方，也有德法的衝突；這真是列強大聯合反蘇陣營中的大弱點



P'ang Chiung-hua (o), leader of the vanguard of the Red girls' model army, and the female warriors who were captured in Chiungyai.

在瓊崖捕獲之紅軍女子模範軍先鋒隊隊長龐瓊花（〇）與全體隊員合攝（遠東社）



Two pictures showing the new iron bridge over the Pearl River lately thrown open to traffic.

上二圖爲廣州珠江鐵橋落成大通車禮，爲廣州該大建築工程之一。（岑德興攝）

抗日英雄之婚禮 十九路軍六十一師副師長張炎與鄭坤廉女士元旦日在廈門結婚。（遠東社）

General Chang Yen and his bri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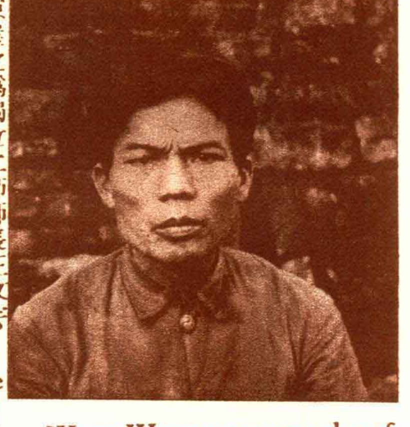
廣西猺王李榮保夫婦往廣西省政府領槍械，預備訓練猺民，爲異日抗日禦國。（申報）

Li Yung-pao, chief of the Yao tribe, and his wife requesting the Kwangsi Provincial Govenment for arms in order to train their tribesmen for the defence of the country against Japan.

右：被捕之瓊崖僞特別區蘇維埃主席陳竣業（遠東社）

Chen Chun-yeh, Chairman of the Chiungyai Special Soviet District who was captured.

瓊崖之僞獨立二師師長王文宇茲亦被捕。（遠東社）



Wong Wen-yu, commander of the Independent 2nd Division of the Red Army in Chiungyai, who was also captured.

了。日美對立，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現在再談談德法的衝突。德法好像世人都說是世仇，上回的世界大戰，他們倆就是中心的主要分子。大戰以後，這仇恨還綿延下去。最近的衝突，一表現於軍縮會議，再表現於戰債問題。雖然，英美幾次拉攏，但這兩位當事者依然是遺恨在心，隨時有觸發的危險。最近，國社黨的希特勒登台了。就德法的國交看下來，似乎又是一個可憂的現象。

希特勒的組閣，這也給我們貴國一部人的刺激和興奮，是的，德國的法西斯蒂成功了！莫索里尼又添了一個同志了！

但是，且慢，希特勒的執政是德國法西斯蒂的成功嗎？這一成功有什麼意義呢？希特勒的前途怎樣？國家社會黨的將來如何？乃至法西斯蒂運動究竟給我們一些什麼教訓？

假使成功是執政權，是單獨組織內閣，那麼，希特勒的得意，和國社黨的慶祝示威，自然是有意義的。但是，假使成功是主張的貫澈，那麼，希特勒及其黨徒大可以捲旂息鼓了，讀者或許以爲我在發瘋。那我就不能不請大家注意不久以前國社黨的形勢。在不久的以前，國社黨不是發生過很大的分裂嗎？不是許多國社黨的重要人物都脫離了希特勒嗎？這固然不像咱們那些軍閥先生們的火併，但是，其中也依然有些祕密。而且，這祕密却也有點像咱們軍閥先生的所謂利害關係。希特勒唱了幾年高調，看見「那齊斯」的聲勢浩大，滿想，「梃進軍」一鼓而進占柏林，奪取全德政權。誰料事與願違，在幾次國會的改選中，國社黨的票數，一天天下落。而國社黨的目中釘，共產黨却是蒸蒸日上。再這樣下去，不僅希特勒的天下無望，希特勒及其徒黨所深惡痛絕的「赤化」恐怕眞會實現了！那還得了！希特勒及其左右開始動搖了。巴本內閣要求希特勒參加的時候，那些元老要人誰不希望得個一官半職，所以大多數勸希特勒答應。希特勒自己豈是沒有政治野心的，那有不依從的道理。當希特勒和幾個元老要人偷坐火車上柏林暗中謀與巴本磋商條件的時候，國社黨另有一部硬派分子硬把希特勒拉到「威馬」去另商別的辦法去了。那些熱中的元老便憤而辭職了。國社黨內部發生動搖了。希特勒暫時不得意了。現在希特勒却得意地上台了。但是，他的內閣台柱不是巴本嗎？從前巴本找他沒有成功，現在他依然要找到巴本。別人唱正生叫他做副生他不幹，但是反串他却來了。這配說得上是偉大的政治家。幷且，希特勒高唱着社會主義，巴本却明明白白是資本家的代表。這次的希特勒的組閣，實在由於希特勒的變節投降。國社黨是和鋼盔團完全合作。法西斯蒂冒稱社會主義，掛羊頭買狗肉的本色，完全暴露了。這就是國社黨的本色！還就是法西斯蒂的前途！

然而咱們貴國的一部分報紙，却大大地稱讚希特勒，用特號字印着「希特萊的鐵治」。鐵治兩字頗不可解，大概誇稱希特勒的鐵腕。在鋼盔團保護下的鐵腕，眞是「要好再沒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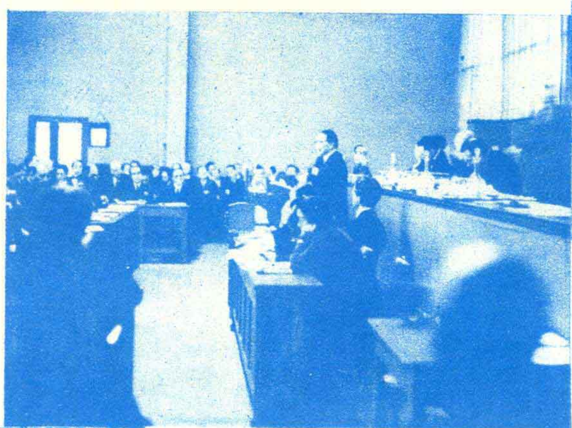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Topics



於一月五日逝世之前美國大總統柯立芝氏

Mr. Calvin Coolidge, Ex-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died on Jan. 5



Mr. Quo Tai-chi speaking in the meeting.



中國駐英公使郭泰祺代表最近在國際聯盟理事會演講上圖爲演說後步出會場之神情右爲演說時之姿勢。(戈公振寄)

Mr. Quo Tai-chi, Chinese Minister at London leaving the League building after the meeting.



中義友善會成立時中國駐義代辦汪延熙氏演說中義之友情。坐者爲該會會長衆議院副議長鮑德羅氏。

Mr. Wang Yen-hsi, Chinese Charge d'Affaires to Italy, speaking during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Sino-Italian Friendly Association.

軍縮會議自依允德國之軍備平等要求後卽於十二月十一日，閉幕右圖爲英國代表西門爵士與法國赫里歐之談話，坐右者爲彭古，下圖自左至右西門及麥唐納皆爲英國之代言人。

Closing of the Disarmament Conference on Dec. 11: Sir John Simon and M. Herriot in friendly discussion; with M. Paul Boncour to the 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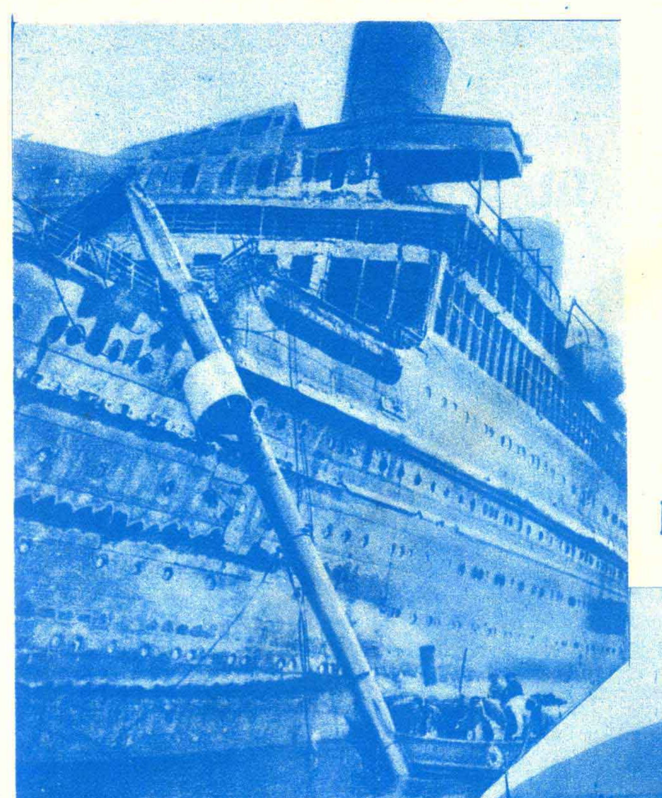
愛爾蘭之民族運動，在凡拉勒之領導下，聲勢日臻強盛，一月五日舉行愛爾蘭自由邦選舉運動，左圖爲凡拉勒在廣場中向羣衆宣讀政見之攝影。

The Irish Free State election campaign: Mr. De Valera addressing the crowd at an open-air meeting and announcing his plan of campaign.

British delegates to Disarmament Conference: Sir John Simon (left) and Mr. Ramsay MacDonald.

海外瑣聞

FOREIGN TOPICS



The burnt-out lines "L'Atlantique."

法國郵船公司在去年在太平洋上有一大郵船被焚後，即引起世界人士之疑慮。最近該公司最大之大西洋號，又於一月八日進塢修理時被焚，據熱悉國際情形者言：該種陰謀係屬另一國政府所主持，未知確否。右圖爲該船之眞面目，上圖爲焚後之軀殼，損失近萬萬。



紐約失業工人要求冬日津貼，在街頭舉行五千人之大集會←

Communist demonstrations held in New York to demand winter relief for unemployed.

The French liner "L'Atlantique" before the outbreak of fire occured.

西班牙當局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所發見共黨預備暴動之炸彈來復鎗等爆烈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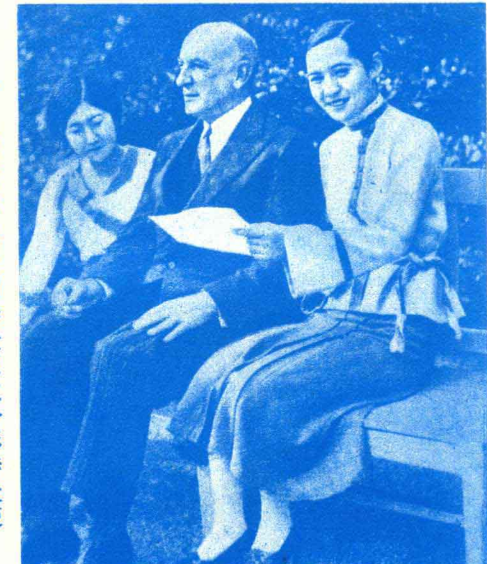


The Communist plot in Spain: an arsenal of bombs, revolvers, rifles, Ammanition, etc. was discovered by the authorities.

日本空軍聽音檢閱之一幕，第一人爲日皇按該項聽音器爲防空之必備利器如三十哩外有敵機來襲，即可先事預備←

The Emperor of Japan (the leading figure) inspecting Spund-detectors designed to reveal to defenders the whereabouts of approaching enemy aeroplanes.

→日本二女子與比利時大使之合影時大使擬介紹該女子與梅特林克相見，因梅氏之青鳥劇本，最近在東京獲得甚大之成功也



The Belgian Ambassador with the two Japanese girls whom he wished to introduce to Count Maeterlinck whose Blue Bird in a Tokio success.

黑牡丹

穆時英

萬籟鳴作插圖

『我愛那個穿黑的，細腰肢，高個兒的，』話從我的嘴裏流出去，玫瑰色的混合酒從麥管裏流到我嘴裏來，可是我的眼光却流向坐在我前面的那個舞娘了。

她鬢脚上有一朵白的康納生，回過腦袋來時，我看見一張高鼻子的長臉，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納生底下，長睫毛，嘴唇軟得發膩，耳朵下掛着兩串寶塔形的墜子，直垂到肩上——西班牙風呢！可是我並不是愛那些東西，我是愛她坐在那兒時，托着下巴、靠在几上的倦態，和鬢脚那兒的那朵憔悴的花，因爲自個兒也是躺在生活的激流上喘息着的人。

音樂一起來，舞場的每一個角上，都有人搶着「向她走來，

忽然從我後邊兒鑽出了一個穿了晚禮服的男子，把她拉着舞到大夥兒裏邊去了。她舞着，從我前面過去，一次，兩次……在漿褶的襯衫上，貼着她的臉，低着腦袋，疲倦地，從康納生旁邊看着人。在藍的燈下，那雙纖細的黑緞高跟兒鞋，跟着音符飄動着，那麼夢幻地，像是天邊一道虹下飛着的烏鴉似地，第五次從我前面舞着過去的時候，『諾波立登之夜』在白的燈光裏消逝了。我一支眼珠子看見她坐下來，微微地喘着氣，一支眼珠子看見那『晚禮服』在我身旁走過，生硬的漿褶襯衫上有了一點胭脂，在他的胸脯上紅得——紅得像什麼呢？只有在吃着 Cream 的時候，會有那種味覺的。

我高興了起來，像說夢話似地：『我愛這穿黑的，她是接在玄狐身上的牡丹——動物和靜物的混血兒！』

她是那麼地疲倦，每一次舞罷回來，便托着腮靠在几上。

嘴裏的麥管在酒裏浸鬆了，鈎魚桿上的線似地浮到酒面來的時候，我搶到了她：她的腦袋在我的胸前低着，她的臉貼着我的襯衫。她嘴唇上的胭脂透過襯衫直印到我的皮膚裏——我的心臟也該給染紅了。

『很疲倦的樣子』，我低下腦袋去，在寶塔形的耳墜子上吹噓着。

耳墜子盪着，……風吹着寶塔上風鈴的聲音。在我的臉下，她抬起她的臉來，瞧着我。那麼妖氣的，疲倦的眼光！ S.O.S!S.O.S. ！再過十秒鐘，我要愛上那疲倦的眼光了。

『爲什麼不說話呢？』

『很疲倦的樣子。』

『坐到我桌上去吧。』

跳完了那支曲子，她便拿了手提袋坐到我桌上。

『那麼疲倦的樣子！』

『還有點兒感冒呢。』

『爲什麼不在家裏休息一天呢？』

『捲在生活的激流裏，你知道的，喘過一口氣來的時候，已經沉到水底，再也浮不起來了。』

『我們這代人是胃的奴隸，肢體的奴隸……都是叫生活壓扁了的人呵！』

『譬如我。我是在奢侈裏生活着的，脫離了爵士樂，狐步舞，混合酒，春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烟……我便成了沒有靈魂的人。那麼深深地浸在奢侈裏，抓緊着生活，就在這奢侈裏，在生活裏，我是疲倦了——』

『是的，生活是機械地，用全速度向前衝刺着，我們究竟是有機體呵……』

『總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來的。』

『總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來的。』

『你也是很疲倦的人呵！』

『從那兒看出來的？』

『從你笑的樣子。』

『我們都該找一個好的驛站休息一下咧。』

『可不是嗎？』

她太息了一下。

我也抽着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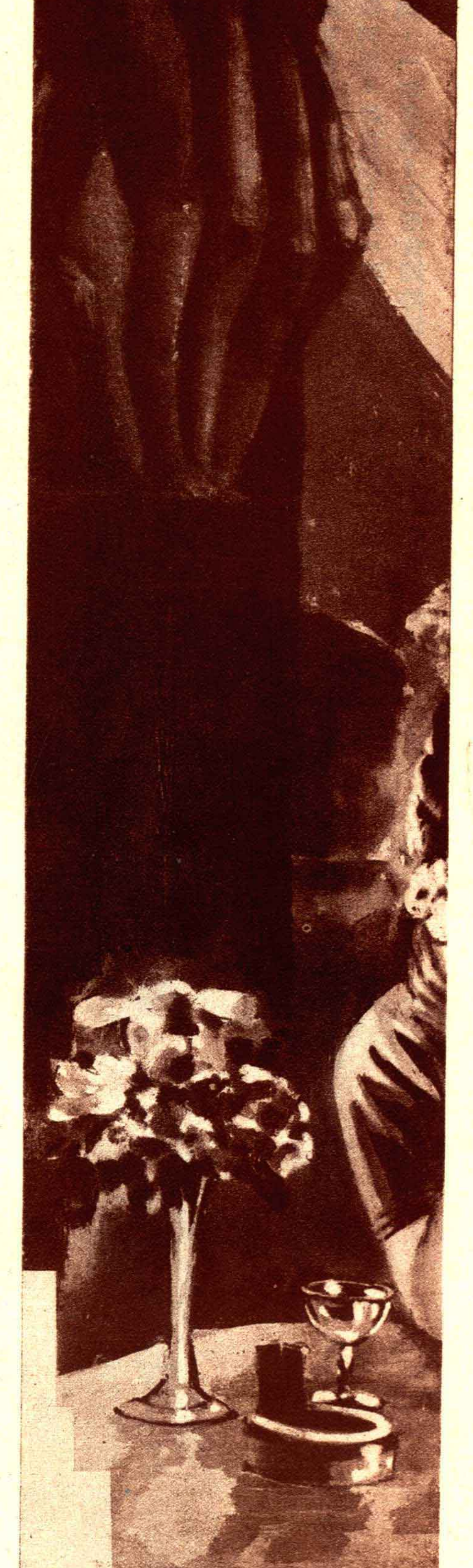
她也抽着烟。

她手托着下巴。

我脊梁靠着椅背。

我們就那麼地坐到下半夜；舞場散了的時候，和那些快樂的人們一同走到吹着暮春的晨風的街上，她沒問我的姓名，我也沒問她的。可是我却覺得壓在脊梁上的生活的重量減了許多，因爲我發覺了一個和我同樣地給生活壓扁了的人。

一個月以後，是一個禮拜六的上午，從紅藍鉛筆，打字機，通知書，速記裏鑽了出來，熱得一身汗，坐在公共汽



我是愛她坐在那兒時，托着下巴，梟在几上的倦態，和擱腳那兒的那朵憔悴的花，

車裏，身子給汽車顛着，看街頭的風景線，一面：『今天下午應該怎麼地把自個兒培養一下呢？』——那麼地想着，打算囘去洗個澡，睡到五點鐘，上飯店去吃一頓豐盛的晚宴，上舞場裏去瞧一瞧那位和我一樣地被生活壓扁了的黑牡丹吧。

到了公寓門口，鉛兵似的管門孩子把門拉開來：

『顧先生，下午休息了。』

『休息了。』

走到電梯裏。開電梯的：

『顧先生，下午預備怎麼玩一下吧。』

『預備玩一下。』

出了電梯，碰到了一位住在我對面的，在舞場裏做音樂師的菲律濱人。他抬了抬帽子：

『去禮拜六啦！』

『禮拜六咧。』

可是禮拜六又怎麼呢？我沒地方兒去。對於給生活壓扁了的人，天地是那麼小呵。

侍者給我開了門，遞給我一封信。我拆開信來：

『奇蹟呢！在我的小花圃裏的那朵黑牡丹忽然在昨天晚上又把憔悴了的花瓣豎起來了，那麼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風。明天是星期尾，到我這兒來玩兩天吧。我們晚上可以露宿在草地上——你不知道，露宿是頂刺激的 Sport 呢。快來吧！

聖五

星五晨』

也不想睡覺了。洗了個澡，穿了條白色的高爾主褲，戴了頂帽盔，也不穿外褂，便坐了街車往郊外聖五的別墅那兒駛去。閉上了眼珠子，我抽一支淡味的烟，想着他的白石的小築，他的一畦花圃，露台前的珠串似的紫羅蘭，葡萄架那兒的菓園香……

聖五是一個帶些隱士風的人，從二十五歲在大學裏畢了業的那年，便和他的一份不算小的遺產一同地在這兒住下來。每天喝一杯咖啡，抽兩支烟，坐在露台上，優暇地讀些小說，花譜之類的書，黃昏時，獨自個兒聽着無線電播音，忘了世間，也被世間忘了的一個羊皮書那麼雅緻的紳士。很羡慕他的。每次在他的別墅裏消費了一個星期尾，就覺得在速度的生活裏奔跑着的人眞是不幸呵。可是一到星期五，那白色的小屋子又向我微笑着招手了。

睜開眼來時，我已經到了郊外瀝青大道上。心境也輕鬆的夏裝似地爽朗起來。田原裏充滿着爛熟的菓子香，麥的焦香，帶着阿麻尼亞的輕風把我脊梁上壓着的生活的憂慮趕跑了。在那邊墳山旁的大樹底下，樹蔭裏躺着個在抽紙烟的農人。樹裏的蟬聲和太陽光一同地佔領了郊外的空間。是在米勒的田舍畫裏呢！

車在一條沙鋪的小徑前停下來。我從小徑裏走去，在那棵大柏樹下拐個灣，便看見了那一溜矮木柵，生滿着鬱金香的草地，在露台上的聖五一聽見那隻蘇格蘭種的猑狗爬到木柵上叫便跳了下來，跑過來啦。

他緊緊地拉着我的手：『老顧，你好嗎？』

『你請我來瞧你的黑牡丹嗎？』

忽然他眼珠子亮了起來：『黑牡丹？黑牡丹成了精咧！』

『瞎說：別是你看聊齋看出來的白日夢吧。』

『眞的。囘頭我仔仔細細的告訴你，眞像聊齋裏的故事呢。從大前天起的，我推翻了科學的全部論據。』

我們走進了矮木柵，那座白色的小屋子向我說道：『老顧，你又來了嗎？』屋子的嘴張開了，一個穿黑旗袍兒的女子從裏邊兒走了出來，提着隻噴水壺。那張臉怪熟的，像在那兒見過的似的。

『你瞧，這就是黑牡丹，我是叫你來瞧牡丹妖，不是瞧牡丹花的。』一面嚷着：『肖珠，顧先生來了！』拖着我跑到那女子前面。

西班牙風的長臉，鬢脚上有一朵白的康納生，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躱在康納生底下，長睫毛，耳朵下掛着兩串寶塔形的墜子，直垂到肩上，嘴唇𦝪得發膩……（嘴唇上的胭脂透過襯衫直印到我的皮膚裏——我的心臟也該給染紅了。）

『她嗎！』——記起了一個月前那疲倦的舞娘。

她把手指在嘴上按了一按。

我明白；我微微的點了點腦袋。

『顧先生，請裏邊坐。我去灑了花就來。』



鮑勃還按着她，在嗓子裏嗚嗚着，衝着我搖尾巴。

走到裏邊，坐在湖簾的陰影底下，喝着噴溢着泡沫的啤酒：

『聖五，你怎麼提起結婚的。』

『什麼想起結婚！異遇呢！』

『別說笑話了——』

『怎麼說笑話？眞的是牡丹花妖呢！可是我現在不能說給你聽，她等囘兒就要進來的。她剛才不是把手指按着嘴嗎？她不許我告訴第三個人的。我今天晚上告訴你。』

吃也吃飽，談笑也談笑飽了的那天晚上，在星空底下，我們架起了琺羅紗的帳子，在帆布床上躺下了，我便問他：

『究竟是怎麼囘事呢？』

『我正想對你說。是大前天晚上，我也露宿在這兒。那晚上一絲風也沒有，只有蚊的叫聲風似地在帳子四面吹着。躺在床上光流汗，腦袋上面是那麼大的，靜悄的星空。躺了一會，心倒靜了下來，便默默地背着仲夏夜之夢裏那活潑的合唱，一面幻想着那些鬱金香圍着那朵黑牡丹在跳着中世紀的舞。忽然我聽見一個脚音悉悉地從沙鋪的小徑上走來，那麼輕輕地，踏在我的夢上面似地。我豎起身子來，那聲音便沒了。我疑心是在做夢。可是，下着細雨似地，悉！悉！一囘兒那脚聲又來了！這囘我聽出是一個女子的高跟兒鞋聲音。鬼！便睜着眼珠子瞧，只見木柵門那兒站着穿黑衣服的人，在黑兒裏邊。我剛伸手去拿電筒，便聽見呼的一聲，鮑勃，我的那隻狠狗，蹿了過去，直跳出柵門外面。接着便是一聲嚇極了的叫聲從空氣裏直飛過來，是一個女子的嗓子。那穿黑衣服的人囘過身去就跑，鮑勃直趕上去。我拿了電筒跳起來，趕出去，鮑勃已經撲了上去，把那人撲到在地上啦，一點聲音也沒的。那當兒我眞給嚇了一跳——別給撲死了，不是玩的！急着趕出去，吆喝着鮑勃，走到前面，拿電筒一照——眞給驚個兒的怔住了。你猜躺在地上的是誰呢？一個衣服給撕破了幾塊的女子，在黑兒裏，大理石像似地，閉着眼珠子，長睫毛的影子遮着下眼皮頭髮委在地上，鬢脚那兒還有朵白色的康納生，臉上，身上，在那白肌肉上淌着紅的血，一枝手按着胸脯兒，血從手下淌出來——很可愛的一個姑娘呢！鮑勃還按着她，在嗓子裏嗚嗚着，衝着我搖尾巴。我趕走了鮑勃，把她抱起來時，她忽然睜開眼來，微微地喘着氣道：「快把我抱進去吧！」那麼哀求着的模樣。……』

『她究竟是誰呢？』

『你別急，聽我講下去。到了裏邊，我讓她喝了點水，便問她：『你是誰？怎麼會鬧得這個模樣兒的？』她不囘。就問我浴室在那兒。我告訴她在樓上，她便上去了。等了一個多鐘頭，她下來了，嘴裏咬了一支烟，穿了我的睡衣。洗去了血跡，蓬散着的鬢脚上插着朵康納生，在嘴角插着朵笑的那姑娘簡直把我一下子就迷住了。她走到我前面，噴了口烟，道：

「爲什麼養了那麼凶的一隻狠狗呢？」

「你究竟是誰呢？不說明白，我是不能留你住在這兒的。」

「你再不趕出來，我眞要疑心自個兒是在非洲森林裏，要叫狠給吃了——」那麼地在我的問題圈四面劃着平行線。

「你究竟是誰呢？」逼着她劃一條切線。

「你瞧，這兒也給牠抓破了！」忽然撇開睡衣來，把一個抓破了胸兒，直抓到奶子上的一條傷痕放在我前面。窗外的星星一秒鐘裏邊就全數崩潰了下來，在我眼前放射着彗星的尾巴，我覺得自個兒是站在赤道線上。「給我塊綳紗吧！」

『我便把自個兒的嘴當了綳紗。以後她就做了我的妻子。』

『那麼你怎麼知道她是牡丹妖呢？』

『第二天她跟我說的。每天早上一起來，她就去給那株黑牡丹灑水的……』

我差一點笑了出來，可是猛的想起了下午按在嘴唇上的她的手指，我便忍住了笑。

早上醒來時，在我旁邊的是一隻空了的帆布床，葡萄葉裏透下來的太陽光照得我一身的汗。抬起腦袋來，却見黑牡丹坐在露台上靜靜地抽着烟，臉上已經沒有了疲倦的，給生活壓扁了的樣子。在早晨的太陽光裏，正像聖五的信裏說的，『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風，她的臉在優逸的生活裏比一個月前豐腴多了。』

那麼地想着，一翻身，忽然從床上的跌了下去。我爬起來時，她已經站在我旁邊：

『昨晚上睡得好嗎？』

『昨晚上聽聖五講牡丹妖的故事。』

『眞的嗎？』她笑着，拉着我的胳膊走到裏邊兒去。

『做牡丹妖比做人舒服多着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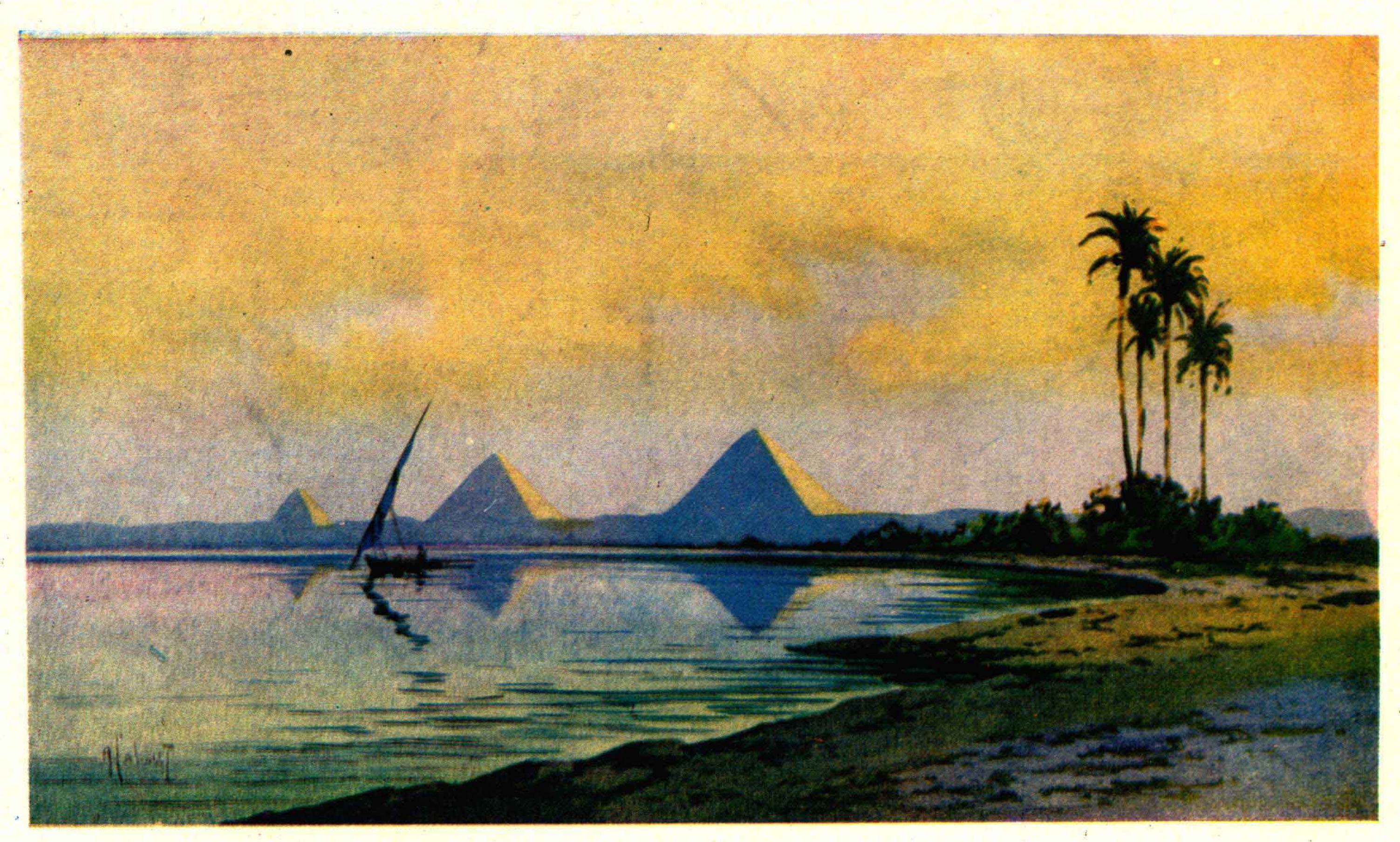
『聖五呢？』

『他每天早上出去散步的。我們先吃早飯吧，不用等

（續下第廿八頁）



「你瞧，這兒也給牠抓破了！」忽然撇開睡衣來，把一個抓破了胸兒，直抓到奶子上的一條傷痕放在我前面。



THE PYRAMIDS OF GIZEH—by: A. Calvert.　金字塔　加浮德作



A JUNK IN HONGKONG HARBOUR—by: F. G. Pnrvis.　香港之渡船　柏韋士作



雉

菊

張書旂作

PHEASANT AND
CHRYSANTHEMUM
A MODERN
CHINESE PAINTING
BY S C CHANG

白社畫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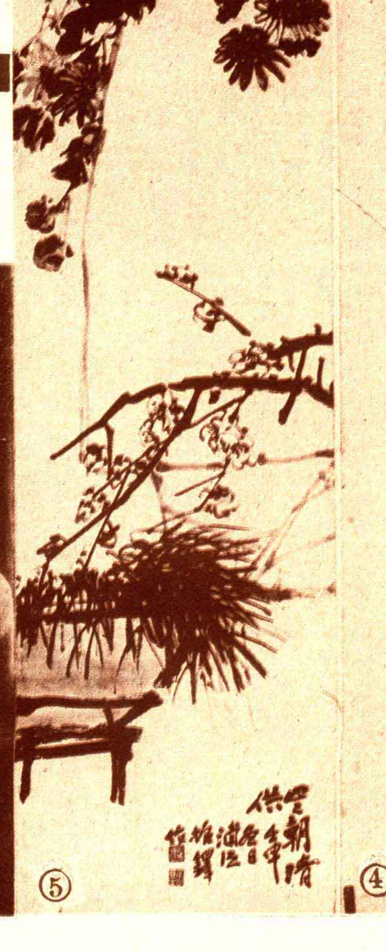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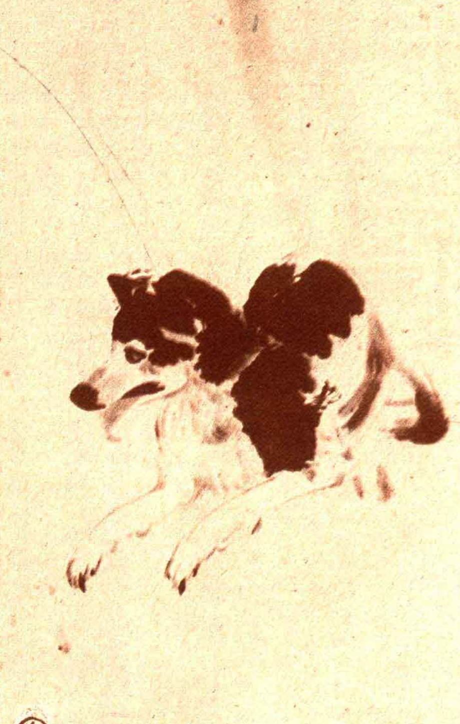
The White Club Painting Exhibi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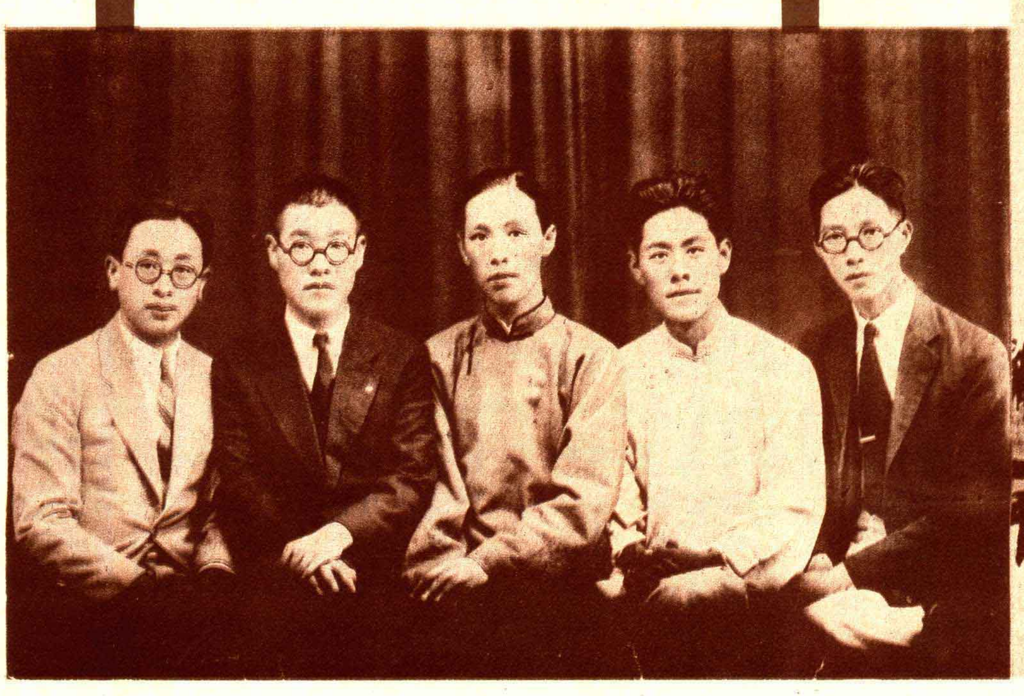
1. Crows
2. Bamboo
3. Dragon-fly
4. Dog
5. Flowers

（一）寒鴉　吳茀之作
（二）竹　諸聞韻作
（三）蜻蜓　潘天授作
（四）犬　張書旂作
（五）歲朝清供　張振鐸作

下；白社同人由右至左：吳茀之（上海美專教授）張書旂（國立中央大學教授）諸聞韻（上海美專及新華藝專教授）潘天授（杭州西湖國立藝專教授）張振鐸（上海藝專教授）

Members of the white Club



此兩頁皆日記中之一部份，所寫文字見下譯文

Two pages taken from a Japanese soldier's diary.

一個日本兵的日記

——我軍在新立屯附近之戰利品——

日兵渡邊章彥日記一冊，乃服務東北義軍之某君所寄贈。據云本月九日十日，新立屯附近我軍與日軍有激戰，日軍大潰，此冊即從渡邊章彥死體身上覓得者。

封皮爲黃色布質，正面印黑紅兩色鋸齒線，下有「7」字。脊印「昭和七年軍隊日記」及「櫻井忠温監修」等字。底面有藍墨水筆所書「村井旅團騎兵第二小隊四分隊渡邊章彥」字樣，字頗汗漫。

日記起自昭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止於八年一月八日，共二十三日，合日記托頁上所書的共二十四篇。

記文雜用鉛筆藍墨水筆所書，鉛筆字迹草模糊，頗難辨認；茲擇其字迹較明晰，意義較重大者如日記册托頁上之文字及去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六，本年一月五日之記事製版附刊，以資參照。

綜觀渡邊之日記全文，其厭惡兵役，畏戰怕死及不願與華人作戰之情，充滿於字裏行間；甚且詰責其政府之黷武政策，深感人生之乏味。其境可憫，其情可嘆，一渡邊如此，多數日兵亦相同。於此吾人可得二義：

一，比年以年，日本國內武人專橫政治紊經濟恐慌，思想激變，識者早知其危機四伏，前途堪虞。而日本軍閥轉不知省察，反窮兵黷武，反加緊侵略鄰邦之我國，冀以移其國民視綫，保持私人之地位；豈知彼所恃以侵略鄰國之軍隊，其思想亦已大變，非復嚮昔之一味盲從，甘作工具可比。苟我國人能誓死自衛，徹底抵抗，則日本人民之覺悟，可立而待。

二，日本軍閥狃於中日，日俄兩役之勝利，動輒以「帝國武士」「皇軍威力」誇耀於世界，一若日本軍隊之勇敢善戰，眞可無敵於天下者。今讀此日記，及證以淞滬一役，始知所謂「帝國武士」者，其「威力」亦正有限，而其恇懼儒怯之情，反視常人有加，雖有犀利之軍械，亦無所用。我全體同胞，祇須切念中華民族之垂危，及抗日救國之重任，雖奮白刃而肉搏之，最後勝利亦必屬於我矣。

譯者附誌 一月二十一日

日記譯文

（日記托頁上書之文字）

現在我們的敵人不是中國，滿洲之野，並不是我們的戰場。我們的敵人，與其說是中國，莫若說是日本，日本國民應該從自脅心裏覺悟起來，從人道道德覺悟起來。現在敵國支那，已經由我們支配之下，漸漸的變化了，也許變成比我們更進步的國民，爲什麽我們要與這樣的敵人去作戰呢？（附圖）

十二月十七日

入夜知道出動的事有確實性了，中隊幹部的忙碌，非言語所能形容。宿營院中已裝設了電燈。

十二月十八日

準備出動

會面者甚多，中有渡邊君。

發表出征兵的姓名，我的姓名也在內。

入夜發給被服等類。

十二月十九日

被編成爲動員中隊。與馬別離。

正午，母親，仁志與四郎等來會。

連淚都沒流的母親的堅強心理，使身受者竊喜。夜裏爲要安慰留守者之心，反苦於對坐無言。

十二月二十日

裝載甚忙。

一時起檢查軍裝，師團長及旅團長來訓話。略謂「不久將成我們支配下的國民，所以你們去殺了一個人，應該流些哀憐之淚。諸君對於身體要保重。」等語。並攝影以爲臨別紀念。對軍旗御眞影作拜別敬禮。上林叔父來會，勉以不要惦念着母親，提燈會有好幾組入營門來祝送。

十二月二十一日

日本兵士之哀怨

Complaint of Japanese Soldier

午前一時半起床，三時半自宿營地出發。愛馬精神很好，氣亦高昂。五時半裝載完畢，向車站前進。八時出發，在瀨戶有藤原的母親及操君來送別。在岡山逢到家兄龜忠，楠木先生等。三時半在宇品下車。住了一夜，是宿於國土上的最後的一夜。睡也睡不着，過了一點鐘以後，才稍稍睡着。

十二月二十二日

六時半，將馬匹裝於吳淞丸上，自己先行一步。這是別離日本陸地的一剎那，雖然沒有流出淚來，總覺不大自在。

三時開船，歡送的小艇與我們的船並行着駛。對於他們喊「萬歲」的聲音，想答亦答不出：傍人喊着萬歲的時候惟獨我是閉口無言。但是我很遺憾，我沒有必定要死的決心。

十二月二十三日

停泊於下關。最討厭的是碼頭上的商人，還以高價向將與故國死別的我們，叫賣他們的商品，甚至使我感覺到爲保護這些人們的國家，眞沒有去死的必要！

四時半，祖國的影子漸從我們眼簾裏失去了。

夜裏海浪甚大，身心都覺不自如。（附圖）

十二月二十四日

過了十點鐘的時候，看見朝鮮半島了。

發給防寒具，着在身上，像煞野斯基毛人似的。有人還嘲笑，誰也想不到我們是這樣裝束。我穿上這種服裝，不勞動也會出汗。一入黃海海水變成黃色，使人吃驚。人生像是很長似的，其實很短。在這短時期內，還有等待着開人類之花的，將來還不知道成就如何的偉大人物哩！

十二月二十五日

衝破黃海的波浪，船已漸趨安靜，望大連行駛。左弦異將滿的月亮高懸穹空，像是在無言裏爲吾儕前途祝福。在甲板上不穿防寒背心站着，覺得很寒冷，氣候是如此差異，時間要比國裏慢一點鐘，由此等事實推之，不得不預知道就是已經遠離故國，將要到達目的地點。

十二月二十六日（抵大連）

登甲板，看白波逐天，巧妙從島的中間潛進，將入大連商港。七時半，離開始登岸，而我站在小野一等兵的步哨那邊，心中感到人生乏味，嗣與中田事務長談話，並被飲以酒餚，始略得些人生意義。我想，交友無非止於此嗎？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點半起，上街遊玩，爲盡覽大連名勝起見，乘坐汽車遊覽。好在敵影尚未見着。（附圖）

九時半集合，與坊君同到「用度課」。

十二時離家，五時在大連市街及碼頭等地，與同胞們在雪中走遊。夢裏會遊祖國。

十二月二十八日（抵奉天）

到達奉天是七時半。氣温是零下十三度五分。也沒有什麽受不了的事情。並將馬集合於奉天醫科大學的院裏。

想起來愛馬嘴上帶着冰鬚，身上塗着白霜，在露天北風裏過了一夜，心裏生出一種異樣的心理，牽馬開拔。聽到九月來作戰的談話，也是纏綿悱惻的事。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昨日「西盛號」被隣人矢村君踢折了左腿，實是可憐。好容易養到二十歲，萬事皆休了。現在去了一匹馬，一個人的騎兵隊，前途更不知如何了！

十二月三十日

七點半集合，八點方全體醒起來，其懶狀可知。

乘馬教練。

Another page of the diary.

下：日記之托頁，其中文字見下譯文

日記之一，所寫文字見下譯文

右：日記之表面

Part of contents of the diary.

The cover of the diary.

愛馬爲寒風所侵，不斷的長鳴。嘴頭上的冰溜，尾上的霜，誰能想念及此呢？

從母親手裏要來的錢不翼而飛了。反正錢總歸會沒有的，這也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意義，算了罷！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方在睡深的四點時候起床。六時完了出發準備，向奉天車站前進。因昨夜便衣隊所破壞的鐵路正在修理，故延長至午後一時向打虎山出發。說到大年底，連晚飯都沒得吃。將校們都爲軍食發愁，向西北前進，五點前起，三列車都成不能前進之勢，十一時，始得到達打虎山車站，就這樣在敵人之前停留着。我是馬棚值班，於是在滿洲之野，站着，渡過新年。

一月一日

睡的時候，和像要凍死似的那樣戰慄抵抗，臥在馬棚裏，靜待天明。六點鐘的時候，才吃到似是徵發來的半熟的早餐，在打虎山下，向東整列中隊縱隊，齊唱君代之歌。

立於敵人之前，作這種靜默的集合，不算什麽可感謝的事。距車站有二百米達的地點，橫臥着一具屍體，腹部中過三槍，胸部還有三處刺傷，已經結成冰凍了，僅此，亦足以想像昨日的戰鬥了。

一月二日

午前十時，佔領一所中國街裏良民的大住宅，在逃空了的房屋裏，安息了我們的身體，看家的中國人很勤苦的替我們勞動，實在使我們歡喜。「煞豬肉」，但是擱在嘴裏吃吃看，也沒有什麽滋味。

一月三日

正午接到旅團長的命令，知道黑山縣有馬賊來襲，故即刻出發，馳驅於曠野之間，跟着矢野尾斥候作鐵道偵察中，覺見一列車，懸着民××旗幟和白旗，漸次接近而來，我即要回去報告，豈知來者是一美國視察團，將校們很緊張的持着槍，如貓如鼠的登上車去。而彼輩正在盛宴用餐，不覺浮氣而返。

一月四日

到達縣城，未見馬賊，只見城外的電綫桿上，高懸着四個首級，這許是馬賊的頭。看去是並沒有馬賊來襲的模樣，本擬即歸但以虛實不明，且家犬狂吠，遂找到一個大家院落過夜，以待天明。遂雄糾糾鞭策騎馬，馳驅道上，毫無所獲而返，在途中，曾用機關槍作試驗射擊。

一月五日

沒有敵人，硬作假想敵人的演習，此中悲哀，有誰知道呢？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則將嘆息此種演習爲毫無意識的舉動。午前乘馬集合，在高打樸鄉(譯音)附近作戰鬥下馬。(附圖)

一月六日

五時起床，向八道礦方面移動。吾們小隊，押着大行李，安步前進，有七里之路，

今日北風甚烈，手足寒冷，不由的生出眷懷故鄉之念。四時到達。有英國人支配的大發電所，其房屋內部布置的整然，殊覺令人驚異。

一月七日

五時半起床，向新立屯前進，

各種東西皆稀少，無足驚奇者。

四時到達，進駐以前張學良的軍隊曾經任過的大房子裏，這樣，我們不戰而得占領新天地，大和男子的氣象，向誰去値得誇張？

一月八日

今天是陸軍創立紀念日，在站前的大廣場上，騎馬舉行分列式。中午吃的是中國菜，喝的是日本酒。

(完)

鏡頭的世界

靈華

鏡頭曾傲然地說過：「我是新世紀的寵兒。我是科學文明的產物。我是大公無私的。對於自然，對於人生，我都能抓住赤裸裸的現實。只有我才是眞正的寫實主義者。十九世紀的大作家，如左拉，如莫泊桑，如福祿貝爾，他們雖然自己標榜寫實，但是他們所寫的實在，都帶着時代的個人的色彩。寫實派的畫家比那些文人總算接近自然一點了。然而，他們的寫實究其極不過是描畫一些自然所給予的印象。那裏能夠像我超越一切直逼着實在的眞髓呢？我所抓住的實在，決不是觀念，也不是印象，而是絕對的純粹的實在。在我，什麼時代，地方，階級，個人，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講到寫實，大家就推重我。有些寫實寫得攢進牛角的畫師們，簡直想奉我爲圭臬，那決不是偶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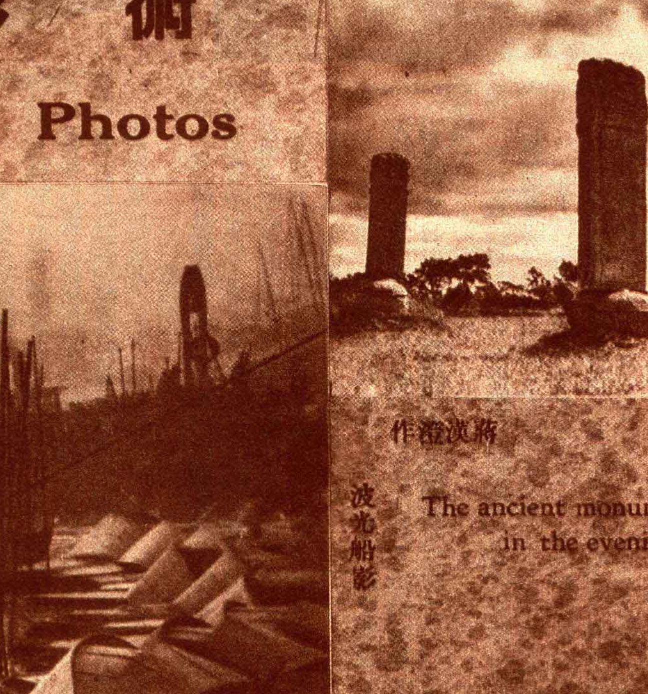
但是，這種炎炎大言是眞的嗎？鏡頭是超越一切，絕對地大公無私嗎？別忙，讓我們且仔細瞧瞧罷。

試問是那個專跟着舞女的粉腿？是那個去尋求田舍的風光？是那個表現出工人的鐵

逍遙 Sailing with the wind. 莫添驥作

美術攝影

Art Photos



古碑暮靄 蔣漢澄作

The ancient monuments stand erect in the evening clouds.

波光船影

The river crowded with boats.

林靜影作



鷄子 Eggs 吳衡孟作

人像 Beauty 傅秉常作

人體 Nude [illegible]作

腕？又是那個顯露了機械的神秘？都是「鏡頭」。自然是同樣的「鏡頭」。然而同樣的「鏡頭」，却造出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眞的，在這樣年頭，連「鏡頭」都分裂成兩的世界了。現在，的確有兩種「鏡頭」。

一種「鏡頭」，只一味追求着頽廢的美，紳士淑女的享樂，田園的寂寞情調和都會的繁華生活。偶而，牠也許有時向着田野的農人，工場的勞働者以及饑寒交迫的大衆；但是牠有牠的觀點，牠有牠的角度；因此，無論如何，牠也不能抓住這種客觀的眞實。牠的世界，始終徘徊在「人上人」的人們的社會。牠的運命也便這樣注定了。在這種，我們不能不驚歎牠的精緻，牠的幽閒，牠的華貴；然而，我們找不出牠的力，牠的創造性，因而，我們也便看不出牠有什麼前途。

另外還有一種「鏡頭」，却另是一個樣子。牠不是貴人公子享樂的工具，也不是小姐奶奶消遣的什物，牠自己情願委身在粗糙的手裏，去尋求那新開闢的另一個世界。牠所追求的是廣漠的土地，巨大的工廠，複雜的機器，稠密的羣衆。牠也常常去到優美的環境，可是角度給我們展開的純潔的有力的背景。跟着牠，我們可以看到力和美，勞働和休息，人類的成長和幸福。這樣，在我們的心中，自然會引起前途洋洋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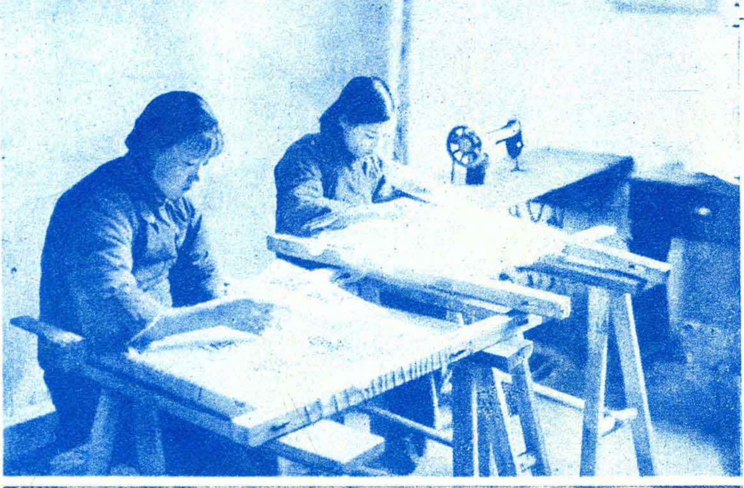
這兩種「鏡頭」現在是幷存着。這是一個矛盾。而這矛盾的解決也和其他盾矛的解決是同樣的。

生路

The Orphange In Hankow

漢口孤兒院

舒少南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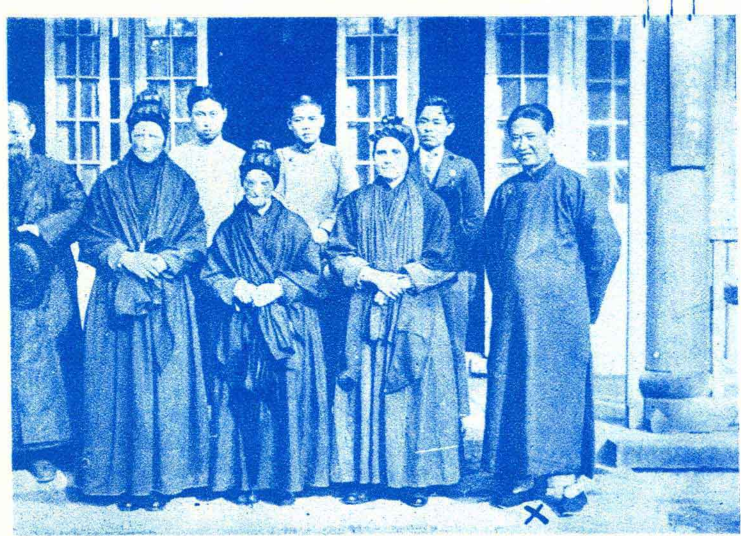
院裏刺繡的實習，爲他日謀生的準備。

Embroidery pract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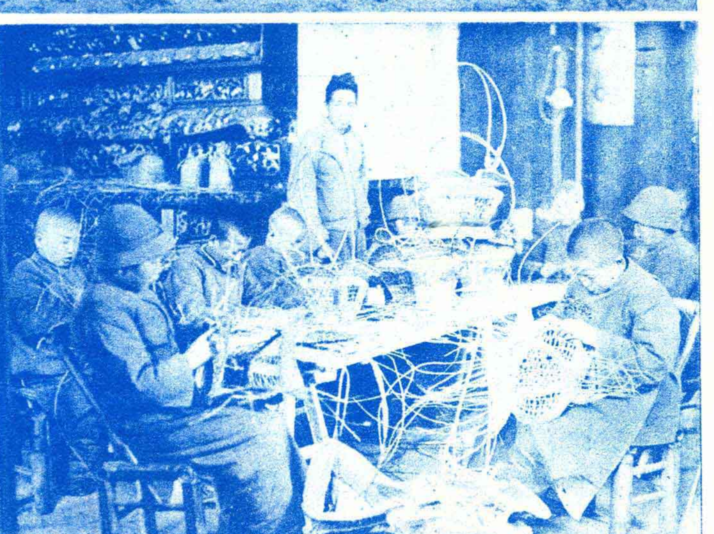
紡織的實習，務使人人皆有一技能。

Shinning pract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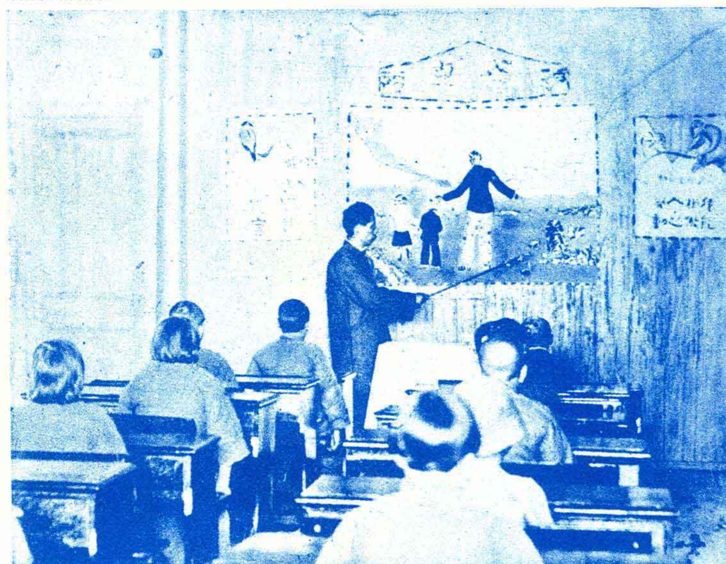
漢口孤兒院的主任李嘉禾先生（×）及每天義務來院診視病兒的天主教堂裏熱心的教士們。

Mr. Li Chia-ho(×), who takes charge of the orphange and the zealous Catholic missionaries who pay daily visit to the sick children.



編籃之實習，孜孜不倦，可見人性原非好自暴自棄。

Making flo-wer-baskets.



孤兒院中文字教育的實施情形。圖文兼用，學生極易領悟。

Teaching the orphans by means of pictures.



課餘實習園藝，既可得智識，又於養生有補。

Gardening practice.



幼稚生的上課，以玩具爲啓迪智識的先導。

The kinder-garten class.



院內所辦的小規模市政府的公安局審訊實習情形，學生在此可學到了辦事的經驗，和公平正直的精神。

The mock police court trial.

給兵災，匪災，水災，旱災，與及因貧富太懸殊而釀生的種種災禍，因而失於教養，流爲匪徒，貽害社會的兒童，在我國裏何祇千萬！其實誰都想安穩地過活，無人願在危險中生存的，但當社會忘掉了他們，不曾給他們預備一條生路來走的時候，他們除了挺險作惡之外，可有什麼法子？這裏所刊的孤兒，是漢口華洋義賑會及市商會等因鑒於去年大水災後遺下孤兒無數，因而設立的。規模雖因經費的不充足，未能很完備，不過他們的用心和精神是值得欽佩的。這是一條帶引這許多的未來的成人們朝向光明的大道走的生路。不過我們更希望，國內一切負有整頓社會責任的先生們大家都盡盡力，設法使全中國都滿佈了生路。不要單讓漢口的孤兒們因獲得了機會而爲他日的人上人，其他各處的找不到生路的，却永遠地困苦着在承受一切的訊咒！



國際人物誌

Personages in the Public ey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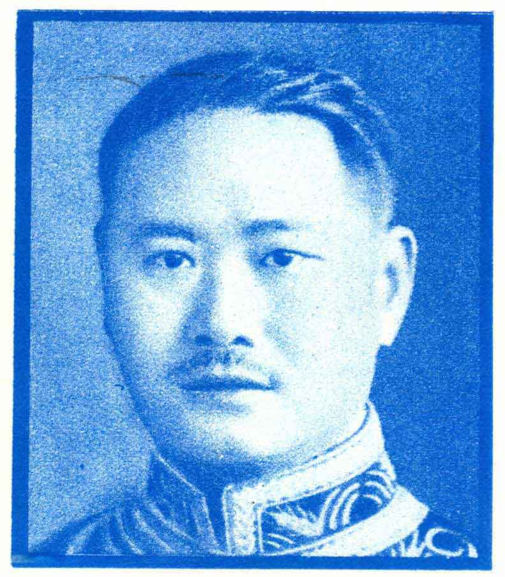
中俄復交後之我國駐蘇聯大使顧惠慶氏及其署名式，該名係中俄宣布復交之日所署，有歷史價値。

Dr. W. W. Yen, Chinese Ambassador to Soviet Russia and his sign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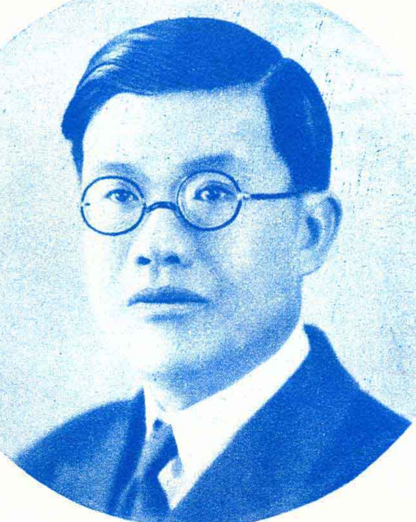
上：與我國顧惠慶氏協辦中俄復交事之蘇聯人民委員會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及其署名，該名係中俄復交後三日所署，有紀念價値。

M. Litvinoff. Foreign Affairs Commissary of Soviet Russia and his signature.



我國外交前輩朱兆莘氏在廣州以心臟病逝世，享年五十有二。

Chu Chao Hsin, a veteran diplomat, died of heart trouble at Canton.



國際聯盟特別大會我國代表團專門委員錢泰博士近影。

Dr. Chien Tai, Chinese delegate to the special conferenc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上：新任駐義使署代辦汪延煦氏。

Wang Yen Hsi, newly appointed Chinese Chargé d'affaires to Ita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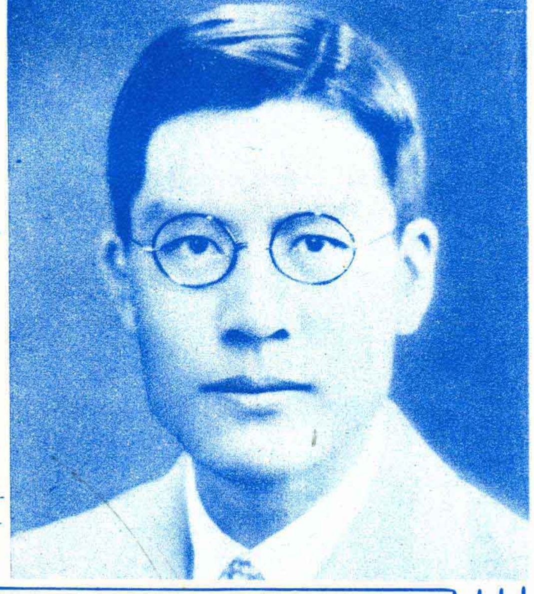
上：中義友善會正會長鮑羅德氏，係義國衆議院副議長，墨梭里尼下之有力人物。

Bodrers, president of the Sino-Italian Friendly Association.



右：中義友善會副會長艾立亞伯爵近影

Count Elia, Vice president of the Sino Italian Friendly Associ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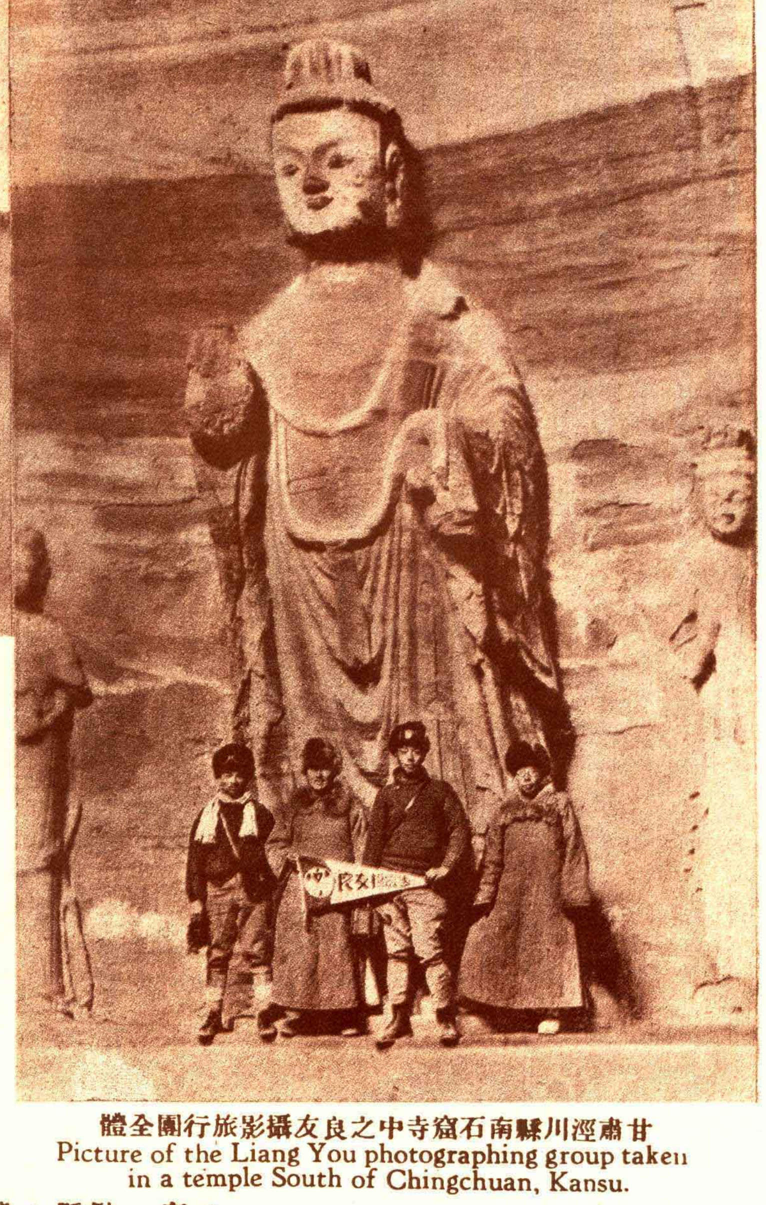


右；國聯特會我國專門委員徐淑希博士。

Dr. Hsu Shu Hsi, Chinese delegate to the special conferenc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咸陽城外古橋名豐橋，完全用農人磨麥用之石磨築成，實屬罕見
An ancient stone bridge outside the Hsien Yan city.



甘肅涇川縣南石窟寺中之良友攝影旅行團全體
Picture of the Liang You photographing group taken in a temple South of Chingchuan, Kansu.

全國獵影

中原日

梁得

旅途中，除每段一題的隨筆之外，每晚另寫幾行日記。聊誌行程以備遺忘。現在把

十二月廿六（甘肅平涼）

早起檢點行李，九時掛車，冒雪起行。由此往長安原有長途汽車，可是長安道上多古蹟，公共汽車不便停留攝影，是以甯可多走幾天，決定僱騾車前進。

出東關，大道寬展。這是西北唯一的大路，就是前清左宗棠平囘後所築造的，路寬四五丈，橫貫中原，由潼關通出玉門關。路旁種了兩行楊柳，至今樹幹大的有兩三圍抱，雖然嚴冬葉落，可是疏枝聯行，點綴雪野，也就不覺得太過荒涼了。

左宗棠是西北建設的第一人，當年平定囘亂之後，興辦實業，交通，學術，西陲盛極一時，而兩行楊柳，更永留紀念。話說當時有一個文士送他一首詩，有兩句說：「新栽楊柳千條綠，今日春風度玉關。」因爲唐詩有云：「羌笛無須寃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意思是說西陲荒鄙，不入教化。那位寒士就跟據唐詩翻過來，讚左宗棠的楊柳，巧妙而不着痕跡地，把他的軍功政績和教澤，表揚盡致。左侯看了很高興，召寒士爲上賓。善辭令者佔便宜，古今人物誰不愛叫人讚美。

是日行程七十里，暮宿白水村。

廿七

爲了想早些趕到南石窟，晨四時便起行。天亮經過黃村，吃紅棗飯作早餐。中午到涇川。攝瑤池古蹟後，向石窟所在，鄉人都不知，只好向縣政府訪查。

進縣署，見縣長季子英先生，浙江籍的老文人，同時遇駐防的孫震宇旅長。既知我們爲訪古來，堅留住署中。代查縣誌，知石窟確址。只因天晚不能即去，於是同到附近散步。在文廟垝堆中見南石窟寺殘碑，掃雪細覽，下款已缺去，據考古者云，似係是初魏曹子建所書。縣長答應保全這件古物。

廿八

南石窟之行如願，旅部借馬，結隊出南門，十五里達目的地。涉涇水便到山前。山壁石洞大小成行，連綿十餘里，其中最大的有佛像十餘尊，壁上並有釋迦事蹟浮雕，風格與雲崗絕似，同是六朝遺蹟無疑。可惜年代過久，水成岩冲積層易被剝蝕，塑像多殘缺。其他小窟有洞而無佛，人事摧殘，古物無人注意。數年前有美國安德生採得地址，幾次來盜佛像，末一次被鄉人捉住，結果只賠六十元，而安氏名利棄得何止千百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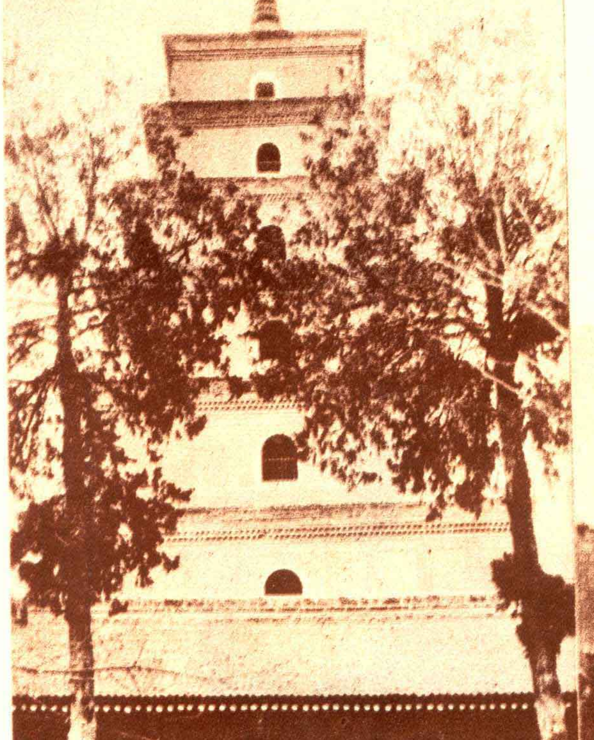
由南石窟再行十五里，到羅漢洞，佛像修葺失眞，多不足觀，可是洞的形勢很好，峭壁上鑿隧道，諸洞貫連，外開窗穴透光。山前遠望似無物，進去另有洞天，構造巧妙得很。

這天所攝片數不過三四十，量雖不多，而美術和考古上，很有相當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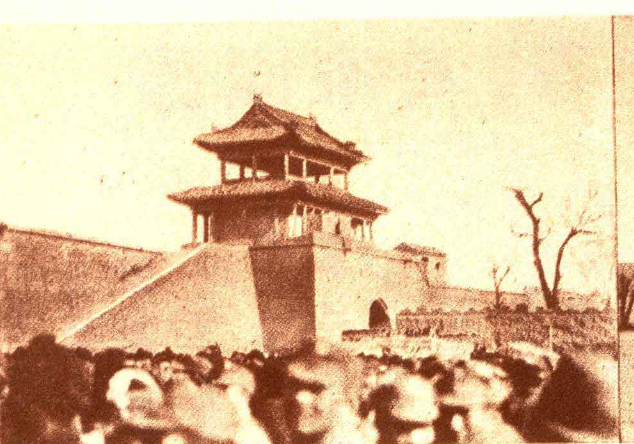
囘到縣署，縣長特搨石窟寺碑分贈同人，另外親自刻石章一枚見贈，留作紀念。

三十一

繼續行程，七十里至永壽縣。住店室陋無門，地在山坡下，氣候很冷



陝西省會西安之大雁塔
The Big Goose Pagoda in Sian, capital of Shensi.



潼關城樓之壯觀
The city tower of Tungkuan.



莊嚴雄偉之潼關
A grand view of Tungkuan.



涇川縣羅漢洞壁上之浮雕，精巧玲瓏，堪稱藝術之珍品

Beautiful images carved in relief on wall of the Lohan Cave in Chingchuan.



甘肅涇川縣大佛寺之唐代塑像

Carved images of the Tang Dynasty in a temple in Chingchuan, Kansu.

記程摘錄之五

所甘肅陝西河南等省途中所記的，抄錄幾節，寄歸最近期良友。

。

是晚除夕，照例想吃一餐，小地方沒有吃處。結果以七毛錢買得兩隻瘦鷄，借飯館爐灶自己燒飯弄菜，居然喝了兩杯白乾。

囘到店裏，把蓆子掛在門口遮風，想寫點東西，太冷，還是睡去，不知新年何時來。

一月二日

路斜下，車行很快。早起由五時至十時，五個鐘頭趕七十里而到咸陽。咸陽為古之名城今之大縣，商店很多。人城穿過街道，看見兩旁店戶張貼新聯，原來此地已實行依陽歷度歲。對聯中有「廢陰歷乃遵陽歷，出舊年而入新年」，「商民樂於市，耕者有其田」，句語頗能脫俗。想不到這座古城却有一番新氣象。

出咸陽，渡渭水，長安大道平坦。經三橋鎮，是阿房宮遺蹟。照地址看；面積不過如普通的宮廷，至於史書所載三個月燒不盡，那是不足信的。或者原意指兵燹期中，三月有餘燼而已。

下午三時到長安，這便是陝西省會，西北第一大城市。位置在驪山之麓，渭水之濱，前面一幅平原，有天然的形勢，不愧為歷代京都。城牆規模與北平相似，馬路寬闊，路旁的溝渠整潔，房宇格式頗勻稱，可是都已陳舊了。古昔的繁榮已成過去，政治和經濟的重心早已遷移；時間是無情的東西，造成歷史興衰的幻影。正是：

「長安帝皇都，千古逐鹿久；失者當時無，得者今何有?!」

四日

最近因為陝西勦匪，中央軍派來飛機兩架，飛機師張符二君是粵人，同住西北飯店，昨晚晤談，相約乘飛機攝長安風景。今天上午到飛機場，我們四人先後乘機騰空，翔迴半小時，攝了不少照片。長安古都的空中攝影，前此未曾見過。可昔今天陰霾頗厚，只能低飛，過高恐不清楚。

下午繼續訪攝古蹟，以城內碑林最有特點。古碑數百集合陳列，最古的是周碑。而柳公權的玄祕塔，顏眞卿的多寶塔，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都是膾炙人口的。可惜刻碑的美術非攝影所能表現。購攝本數種為紀念。

晚上囘到旅舍，知凌鴻勛先生到來，凌為前交通大學校長，現主持鐵路建築工程。晤談後對於湘粵交通現況較為詳悉。至於明天華山之行，據說山徑積雪不能上，我打算無論如何到山下看過才定。

五日

由此往潼關每日有長途汽車，可是沿途不便停留。利通汽車公司杜紹周經理為了贊助原故，特開專車送我們東行。晨八時出長安，二十里到臨相，縣城外驪山下有華清池溫泉，那便是楊貴妃出浴處，現在利用泉水設備精美的浴室，我們購劵入浴，一洗旅途的困頓。磁池潔淨，泉水活流而澄清，溫度適體，却沒有硫磺氣味。

下午一時到華陰廟，離潼關還有四十里，我們為了要上



陝西臨潼驪山華清池址即昔貴妃出浴處，在清宮故址

Site of the famous Hua Ching pond in Lintung Shensi.

潼關外之金陡關

The Chin Tou pass outside Tungk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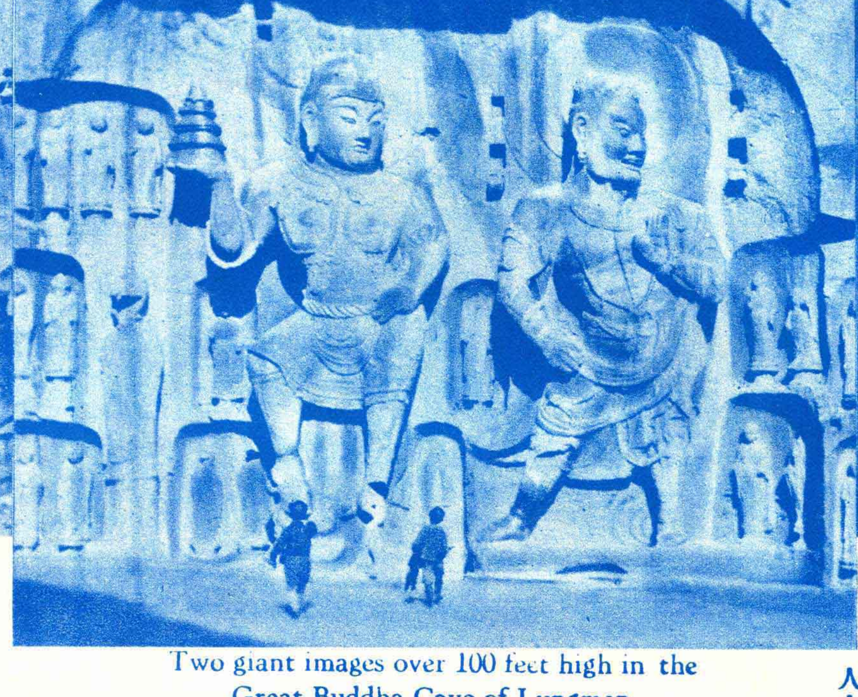
西安之小雁塔

The Small Goose Pagoda in Sian.

右：洛陽龍門石壁上之浮雕，佛像大小不一，極富裝飾建築意味。

下：龍門大佛洞之巨佛，長八丈餘，讀者請注意像下之人與像之比例。

左：龍門賓陽洞之巨佛



Two giant images over 100 feet high in the Great Buddha Cave of Lungmen.

Images of various sizes on wall of Lungmen in Loyang.

An image in the Pingyang Cave of Lungmen.

西嶽，在此停車。先到兵工廠，那便是華陰廟的故址，參觀後，駛車至太華山下的玉泉院住宿，以便明早登山。日來那道院正為勦匪犧牲的岳西峯師長公祭，院中住處人將滿，我們得被招待於一室。

傍晚散步於山麓，翠竹清溪，頗有江南色彩。道院之左有「無憂亭」，前栽四棵無憂樹，那種樹生來就是空心的，不能成材，因為無用的原故，不愁人們斫伐，所以叫做無憂。「明哲保身」，是教人甯為廢物以求存，不作任何的犧牲。其實犧牲往往是不死，而生存未必就無憂。

人人欲保其身，民族陷於淪亡；人人想做一棵無憂樹，結果造成一個憂患之林。

六日

登太華山，先坐椅子式的肩輿到半山的青柯坪，經過希夷峽，沙夢坪，毛女洞，風景漸覺雄險，幾處要下轎步行。青柯坪以上就不能坐轎，迎頭一幅「回心石」，意謂遊人多半到此不敢再進。我們鼓勇攀登，愈上愈險而景愈奇。千尺幢，百尺崖，都是峻峭的石壁，鑿有兩行小窩僅容脚尖，垂着鐵鍊讓人雙手揉上去。過這兩險便到北峯。再上閣皇碥，養龍嶺，小徑淩空，下臨無地，這段的風景可說是華山的精華。由中峯東峯而到南峯，便到絕頂。計由青柯坪到山頂，我們走了二十里，素稱艱險的路程，加以積雪，情形可想而知了。到山頂時天色已晚，借宿道院中。

七日

折向西峯而下山，居高俯瞰，羣峯環拱，古松朝霧襯托，雄壯而悠逸，雖然不是神仙境界，可也不能叫做凡間罷。下山依原路，冰雪滑處，步履較上山時更險。除攝影外不歇步，費不多時回到青柯坪。午餐後坐轎子回到山下的玉泉院。

華山風景，可信為五嶽之首。為了得攝影之處很多，我們上下兩日竟攝了二百餘片。

下午五點鐘乘汽車往潼關，路程五十里，照算一個鐘頭可到。可是中途駛車失慎，機件修理就誤多時，趕到潼關火車站時，夜車剛剛開了三分鐘。事無可奈，只好進城去過夜。

九日

天未亮便到洛陽，下車進旅館。黎明雇人力車往龍門。地點離車站約三十里，伊水之濱，鑿山為窟，大小洞穴不計其數，粗細石刻，都是魏唐時代的遺作。石質很堅硬，宜於細雕，是以精彩不在巨像，而在壁間細部浮雕。這便是與雲崗及南石窟比較的分別。龍門石質既堅，風雨剝蝕的影響很少，可是塑像多被偷鑿摧殘，陳果夫氏所謂「滿山都是佛，可惜佛無頭」，就是指這地方了。

攝畢歸來，到車站查問嵩山路程，得知入冬以來，土匪為患不能行，不得已留待他日補攝。決定明朝赴鄭州轉下漢口，因為漢口是此行的第二大站，片藥之添配，機件之修理，都要到那裏辦妥。同時我因為離開公司幾個月，關於良友報和其他問題有須討論，是以和經理相約在漢口會面。

Another great image, also over 100 feet high, in the Great Buddha Cave.

十二

華北緊急，軍事的影響，平漢交通阻滯。今晨二時才到漢口，照定表遲誤了九小時，特別快車竟變特別慢車了。

到湖北路良友公司，拆閱函電，知時局風聲中，經理不便遠離上海，只得要我返滬一行。攝影團現在到了工作便利的地區，個人暫時離開亦無不可，於是覆電明日東歸。一方面在見平漢路委員長何競武先生之後，規定在我返滬的期間，張和司徒兩君上山西五台山等處攝影，歐陽君為底片整理事和我同回上海去。

是日下午還有忙碌的，就是五百餘張底片急待冲洗，啓新照相館主人過志毅先生聽聞我們到了便來相晤，欣然讓出他館裏的黑房幫忙冲洗，並邀餐敘。

晚上覆函件，到兩點鐘就寢。

十五

中午船到南京，在下關上岸，進城內略有接洽，又用長途電話接上海本公司談了一會。

晚十時趁京滬特別快車，睡車室中檢閱日記，預備給良友。原來今天是一月十五，出發至今整整四個月了。四月前的今日又是在京滬車中，原定全國行程完了才返上海，料不到現在又快與滬上同事作短期相見。數日後繼續遠行，往下情形，下期再告讀者罷。

The birthplace of Tze Tsan, a famous statesman of the State of Cheng in the Chou Dynasty.



A ferryboat in the Yellow River.



右：亦為大佛寺之巨佛，長亦八丈餘，像旁之小浮雕，亦大逾常人

上：黃河中所見之渡船，形式與吾人常見者特異

左：鄭州城內之子產故里，子產為春秋時代鄭國之大政治家。

上：華山峯巔風景壯麗如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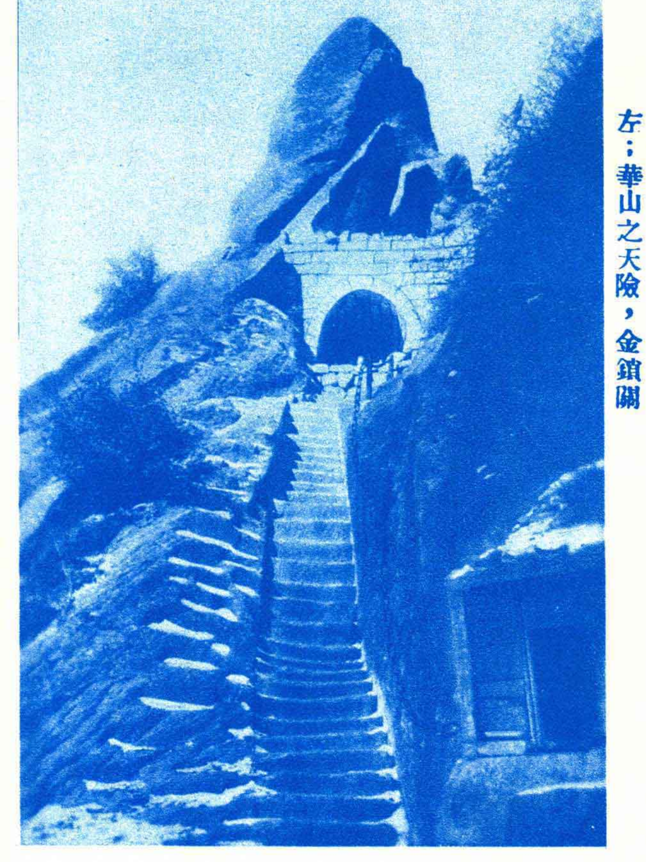
The picturesque summit of Hwa Shan.

HWA SHAN

壯麗的華山

良友攝影團攝

華山爲五嶽之一，風景絕佳，惟地勢險峻。攀臨不易，良友攝影團抵陝西時，特冒險踏雪直抵諸峯，攝取照片，茲刊印一部，以響閱者。



左：華山之天險，金鎖關

The "Gold Lock" pass.

太華山上之雪景

Snow scenery of Taihwa S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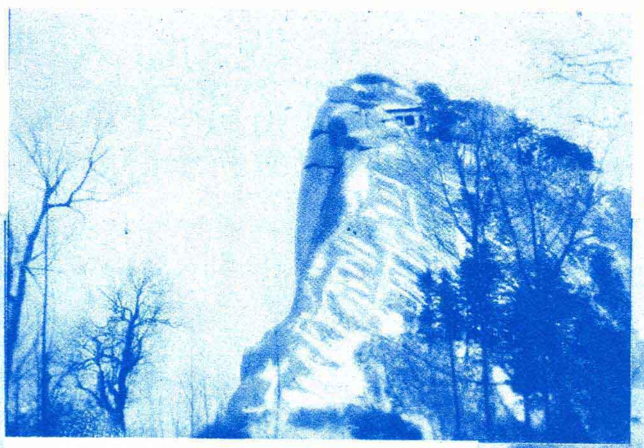
下：華山之險道，爲環山之窄橋，人堅抓鐵鍊而行，下爲千尺深潭。名曰「猢猻愁」意即嬌捷如猢猻，亦覺心驚，言其險也。

A dangerous pass over the mountain.

下：華山諸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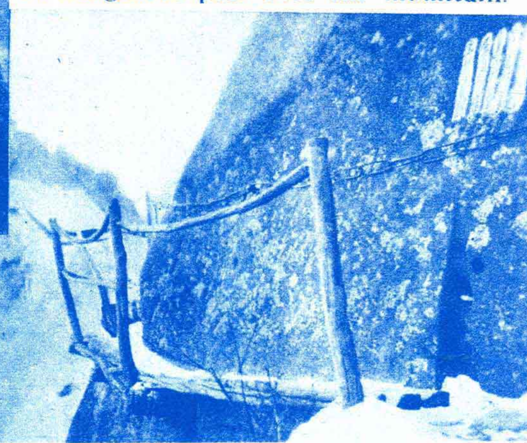
Ridges and peaks.





上：蓮花峯，爲華山之四峯

The "Lily" peak, the 4th peak of Hwa Shan.



藝術的女兒們

琴心

麥祿之作

Conveying her idea by means of a lute.

山水

彭華琚作

Scenery.

麥祿之女士之自畫像

Miss L. C. Mai's portrait painted by herself.

橋下溪流

彭華琚作

The stream flowing under the bridge.

彭華琚女士及其作品

Miss Peng Hwa Chu, and her paintings.

常熟南明慧小學學生王荷珠，年十四歲，最近出版所作「荷珠的日記」一書，文字清麗可誦。

Miss Wong Ho Chu, a primary student of 14 years old, has written a diary of her life.

明日的成人



Mimicing an old 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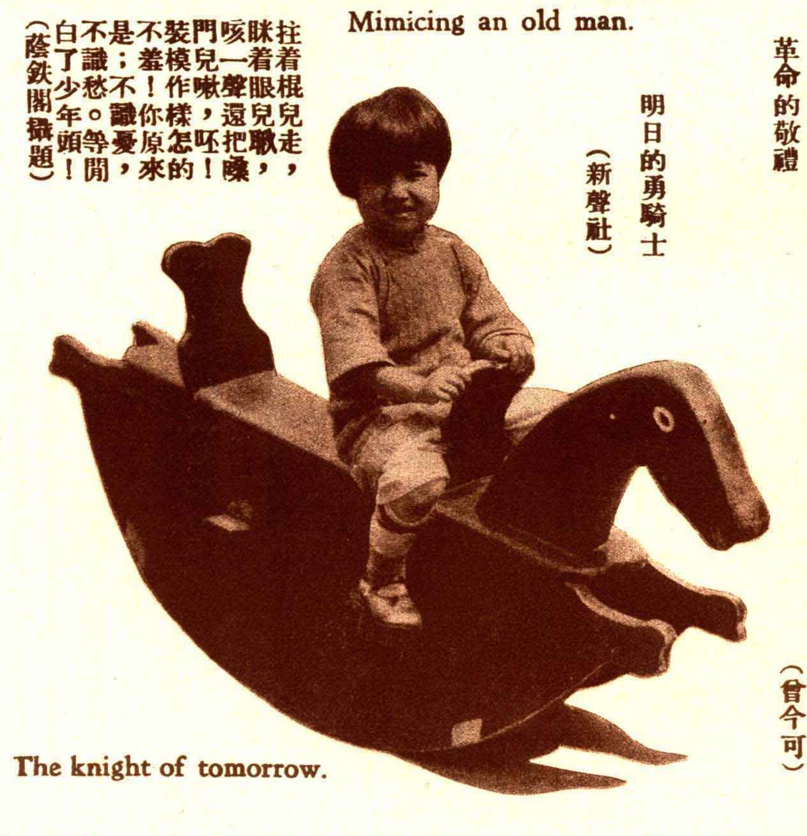
拄着棍兒走，
眯着眼兒瞅，
咳一聲還把嗓
門兒嗽，呸！
裝模作樣怎的
不羞！你原來
是；不識憂，
不識愁。等閒
白了少年頭！
（陰鐵閣攝題）



有飯大家吃

Eating together.

（陰鐵閣攝）



明日的勇騎士
（新聲社）

The knight of tomorrow.

革命的敬禮

（曾今可）

Saluting.



醒來罷，酣睡的人們！（紅燈）

The young bugler.

城市之夜

聯華影片公司的最近出品，主演要角有阮金玉玲焰及黎鏗王桂林劉繼羣等，下三圖為該片之片段。

Three pictures from "The Night of the City".

債主

馬國亮

每天從辦事處出來，站在電車站等車子回家的時候，總會有一個七八歲的孩子走到我身邊來，不論是雨天或是晴天。

他有破敗而骯髒的薄棉襖，有難看的鼻涕掛在兩個小鼻孔下面，還有一隻滿了泥汚的手。那隻滿了泥汚的手常常揚在我的眼前：『先生，把個銅板……』

我常例地，從大衣袋裏，摸出一個，或是兩個銅板放在他的手裏，有時他說聲謝謝，有時候不說，拿了銅板便走。

當我身邊沒有銅板，或者，當我剛湊夠了買電車票的數目，不能再挪出一個的時候，我便輕搖着頭，『今天沒有了。』那末，他會毫不糾纏地跑開了，不帶着失望的神色。

四個月來，除了星期日，我們天天見面，他天天走近我身邊來，我每天給他一兩個銅板，或者是，一句話。

我並不覺得這孩子可厭，正如我不覺得他可愛一樣。如是每天常例地，『先生，把銅板，』——一個銅板，或者，『今天沒有了。』

我們天天見面，雖然我們不曾正式地交談過一句話，我們實際好像相熟的朋友一樣了。

為什麼我要給他一個銅板？為什麼我沒給他便得說一聲：『今天沒有了。』？在今日以前，我是不曾想及的。總之，我毫不曾想及這是為了討厭他的嚕囌，或是為了慈善。兩者都不是我曾經計及的：如果為了討厭，我至多祇能給一兩次，以後得用惡詈永久斷絕他的糾擾；如果為的是慈善的話，則我不至於有時會回他一句：『今天沒有了。』

今天，當我把一個銅板放在這一隻小手上面的時候，同行的一個朋友（他發覺我這樣的舉動好幾次）笑着對我說，『他倒像你的債主一樣！』

債主！這個字眼刺上我心裏來。

是的，我有我的債主，我得每天把我的紅血換成黑字來還我的債。然而我的債主不會是這樣的良善的，假使債主們都是這麼的善良啊！

一個叫化的小孩會是一個債主，說起來不是連三歲的小孩也要罵是荒謬的麼？

在我的腦子裏確曾有這一個論據輕輕閃過，當我的朋友這樣對我說時。

一陣寒風直吹過來，我打了一個寒抖，翻上我大衣的領子。

今天天氣是這麼的冷，寒暑表在兩日間從差不多四十度一直跌到二十度以下，天空飄着稀疏的雪片，站着等電車的人們都躲着脚，口裏噴着濃霧般的熱氣。

我的兩隻脚滿生着凍瘡。『倘若我有一部汽車，』看見別人的汽車在身邊駛過時我會這樣的想，好像凍瘡是全因為自己沒有汽車才生似的。

『大老闆，把個銅板……』髒的小手又向着另一個人。

電影

Hayes in "The Son-Daughter"



以中國故事為題材之「兒女」一片，為雷門拿伐羅與海絲所主演。

美國女星 彭海畫像

Tallulah Bankhead.

希佛萊畫像

Maurice Chevalier.

除夕

聯華公司最近出品：主要演角有陳燕燕蔣君超劉繼羣等三下圖為該片之片段。



Three pictures from "The New Year's Eve."

債主！我又想起來。

我把兩隻手藏在大衣袋裏，我的身體還是一樣地在冷抖着。我忽然留心看看這孩子依舊是一件破蔽的薄棉襖！一部華麗的使人聯想到「溫暖」的汽車又在眼前駛過。從爲什麼別人有汽車而我却得在路邊躱着脚等電車想起，我想到爲什麼我有厚呢大衣而這孩子却祇是一件薄的破棉襖的上面來了。

爲什麼我有厚呢大衣，而他祇有這一件破棉襖呢？我們都是同樣地，生存在地球上的人呀！

大自然供給我們一切的衣物，食料，房舍，她沒有存心使某人該要多得一點，某人却該完全一點沒有；然而現在擺在面前的事實却是明顯地這麼的不公平！

我開始惶惑起來。

債主！這兩個字重鑽上我的腦裏。

實在是，誰負了誰？誰是債主？

我彷彿看見一隻血盆的巨口，在吸取一個人的血液，而這個人爲了自己不足供給這巨口的貪慾，便祇好又從第二個人的身上吸取過來補償自己；第二個人又從而吸取第三者，而第四者，第五者，最後便是一大羣的犧牲者。

那一大羣中，他們沒有吸取別人的血的管子，他們的血祇是向上消滅而無所補償。

那一大羣中，有些，已經完全枯乾了，有些在呻吟着，有些却還在睡夢裏高歌。

我發覺那有着汚髒手掌的小孩就是那些呻吟着的其中之一。

而我自己，却是有時會感到恐怖，有時却還在睡夢裏高歌的其中之一人。

我想到將來有一天也會從呻吟而轉到乾瘠如同一個木乃伊的時候，我不覺顫抖着，這孩子便是我未來的影子！受難的人們！

我彷彿從夢中驚覺起來。誰負了誰？誰才是眞的債主？

我[illegible]朋友是對的，這孩子是一個債主，而且是一個很大的債主，雖然負債的不是我，而是另外的其他許多人。

雜碎

Ramon Novarro and Helen

亞杜文殊畫像

Adolphe Menjou.

德里殊畫像



他是債主，他是最大的債權人。他沒有該在路邊伸手向人乞憐的義務！

然而負債的現在都躱在溫暖的高房子裏面用惡詈來回答他們的債權人，而這大債主却仍不能不伸出他的小手向我乞憐，在寒風砭骨的路邊，爲了苟延他的呻吟的氣息！

世界就是這樣顚倒地害着大熱病似的走了幾千年！

一直到現在，負債的人們依舊是強暴地板着臉說他們是債主，而眞正的債主反而被逼窮困於四方，甚至連討債的嘴吧也被賭塞住了。

但是這世界的熱病終會給一劑猛烈的藥把牠淸除的，我深信，而那乞憐的手也將有一天會奮怒地揮舞起來去索取他們被欠負了許久的債的！

如是我每天仍舊給他銅板。

不是爲的討厭，不是爲的慈善。

這是一種義務，一種信心。

終有一日，這現在被視爲最卑鄙汚髒的手將會變爲最尊榮最神聖的！

續上第十二頁

他。』我到樓上洗了個澡，換了襯衣下來時，露台上已經排了張小方几，上面擱了兩隻煎蛋，三片土司，一壺咖啡，在對面坐下了一朵黑牡丹。隔着那隻咖啡壺，她那張輭得發膩的嘴唇裏吃着焦黃色的土司，吐着青色的，愉快的話；

『那天晚上是一個舞客強拉我上麗娃栗妲村去玩，他拚命地請我喝混合酒，他唱着那些流行歌，排着我喜歡的曲子叫音樂師吹，可是他是那麼個討厭的中年人，他是把我當洋娃娃的；……等他送我囘去，故意把車繞着中山路去，在哥侖比亞路，忽然停了下來的時候，看了他眼珠子裏的火光，我便明白了。我開了車門就逃下來，他拉住我的衣襟，一下子就撕破了。我跑着，穿着田野，從高粱裏跳過去，從灌樹叢裏鑽過去，衣服全撕破了，皮肉也擦破了，我不敢喊，怕他追了來。把氣力跑完了的時候，便跑到了這兒，在那沙鋪的小徑上——

『以後就碰到了聖五？』

『對啦。』

『可是怎麽會變了牡丹妖的？』

『我愛上了這屋子，這地方，這靜；聖五又是個隱士風的紳士；我又是那麽地疲倦；聖五硬要問我是誰，我便說是黑牡丹妖，他就信了。如果說是舞娘，他不會留我的，也會把我當洋娃娃的。我什麽都不問，只要能休息一下，我是到這兒休息來的。這三天，我已經加了半磅咧。』便明朗地笑起來。

猛的生了急性消化不良症，吃下去的煎蛋和土司全沉澱在肓囊裏了。我覺得壓在她身上的生活的重量也加到我脊梁上面來啦，世界上少了一個被生活壓扁了的人咧。

下午，我走的時候，她跟我說：

『每個星期尾全消磨到這兒來吧。我永遠替你在這兒預備了一個舒適的床鋪，豐盛的早飯，載滿了談笑的一隻露台，和一顆歡迎的心的。』

（嘴唇上的胭脂直透過襯衫印到我皮膚上面——我的心臟也該給染紅了。）

幸福的人呵！

生活瑣碎不像螞蟻。

一隻隻的螞蟻號碼3字似的排列着。

有呵！有呵；

有3333333

3333333……

沒結沒完的四面八方地向我爬來，趕不開跑不掉的。

壓扁了；眞的壓扁了；

又往生活裏走去，把那白石的小屋子，花圃，露台前的珠串似的紫羅蘭，葡萄架那兒的菓園香……：扔在後邊兒。

可是眞有一天會在半路上倒下來的呵！

尉遲保林 WEI SZE POU LIN
The son of Yu Chih Kung, a military chief in the Tang dynasty.

李　虎 LI HU
The younger brother of Li Tse Cheng, a rebel leader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趙匡胤 CHAO KWANG YIN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Sung dynasty.



李　逵 LI KWEI
One of the robbers of Liang Shan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Sung dynasty.

火　判 HO PAN
A secretary of the Pluto.

青面虎 SUI SHIH YING
(nick name Green Face Tiger) A heroic robber in the Sung dynasty.

顏佩韋 YEN PAI WEI
A hero in the Latter years of the Ming dynasty.

濮天鵰 PU TIAN TIAO
A robber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hin dynasty.

伊　立 I LI
A powerful and truel ennuch of the state of Chi in the Chou dynasty.



鄭子明 CHENG TSE MING
(Price of Peiping) An adopted brother of Chao Kwang Yin. (First emperor of Sung dynasty.)

蝦　精 HSIA MI CHING
The supernatural Chung in a human apperance of an old mythical prawn (more than five-hundred years old.)

何路通 HO LOW TUNG
A general and also a good swimmer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hing dynasty

北平臉譜

魏守忠攝寄

我國戲劇之臉譜，不特爲戲劇扮演者所必需之參考品，且於美術上亦甚有價值。此次英國大戲劇家蕭伯納氏來華獲睹此種臉譜時，謂人之善惡賢愚及一切性格，竟能於臉上表現之，嘆爲得未曾有。可見此種臉譜之價值。又此處所刊，皆爲最近改良之製品，蓋前此之臉譜，多附有髮帽及鬚等，不能使人窺其全豹，且多致失眞。此種新品，竟由北平之京劇名角共同審定，完全適合各劇中人之身份性格，不附髮帽及鬚，僅留髮痕（請參看彩色之頁）以全其眞也。

嚴嵩　倪榮　高登
周德成　水怪　李佩



王僚　孫權　鄧振彪
猫神　鍾馗　霸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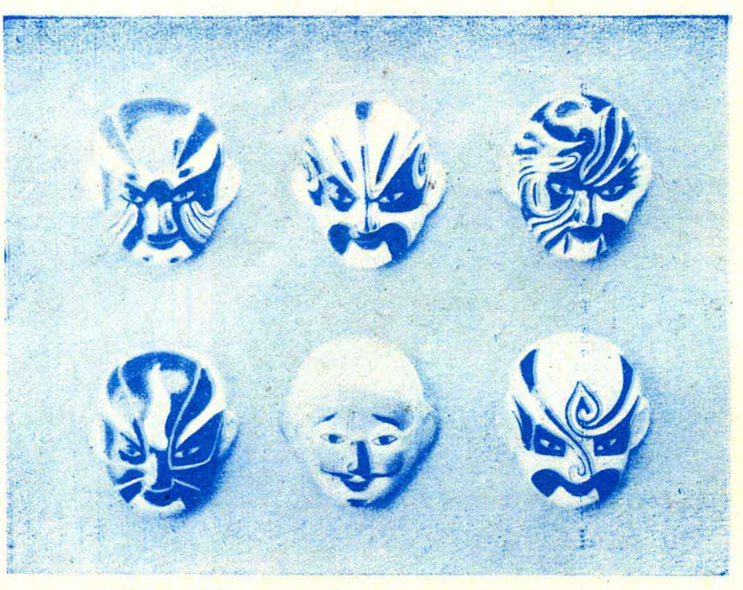
于七　姚期　焦振遠
姜維　于亮　馬武



工人描繪臉譜時情形，皆用手描，惟各個相同，有如機印者然。



製臉譜之原料及製成之模型而未經上色者



李七　牛皋　周楚

宇文成都　王書吏　常遇春



曹操　黃龍基　夏侯淵

竇虎　劉瑾　金兀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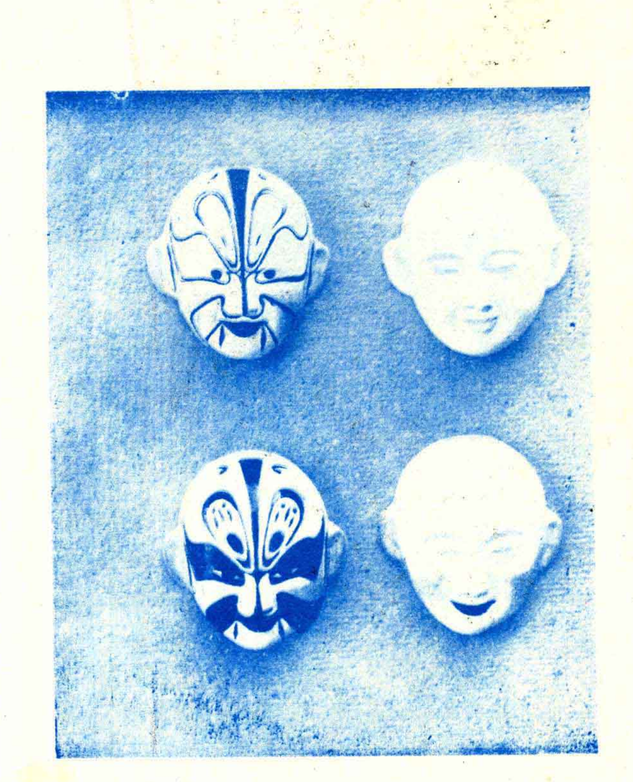
司馬師　王八精　王半超

金錢豹　竇二墩　雲裏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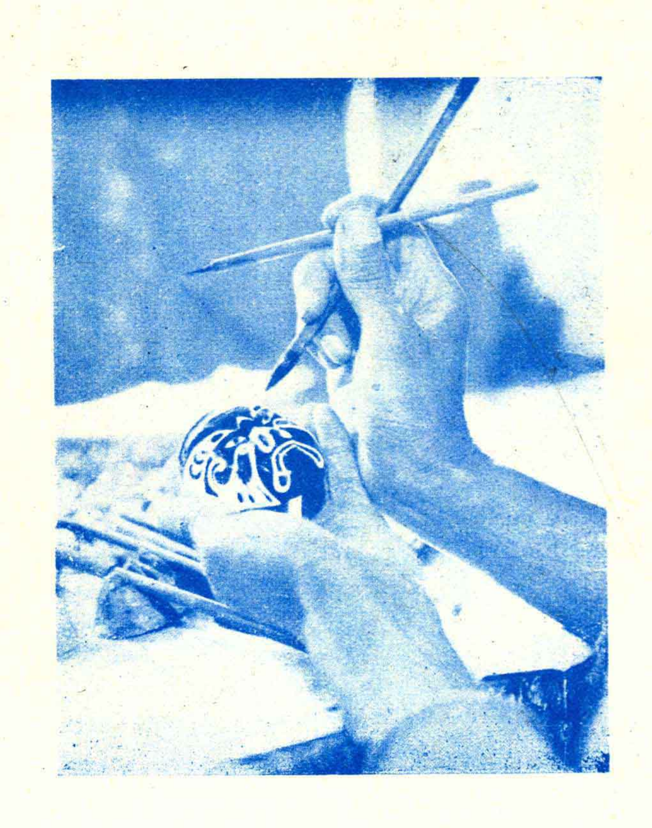


張飛　達罕　辛文禮

黃蓋　胡禮　魏延



繪臉譜之程序：右上白胚，右下上粉，左上抅臉，左下繪成。



繪時左手執模型，右手執筆繪描，所描之臉，左右相同，非手藝極精者不能為。

呼延贊 HU YEN TSAN
A brave general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ung dynasty.

歐陽芳 ON YANG FANG
One of Yang Yian Chao's (a Commander-in-chief in the Sung dynasty.) very famous Warriors.

白 猿
An old Mythical White Monkey.



焦 贊 CHIAO TSAN
A traitor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ung dynasty.

牛 毛 NU MOU
A rebel leader in the Yuan dynaty.

北 斗 星
The star God of Pei Tou

趙公明 CHAO KUNG MING
The God of Money.

米 龍 MI LUNG
A robber in the early year of the Ching dynasty.

魯智深 LU CHIH SHEN
(A brave Buddhist priest) One of the robbers of Liang Shan in the Sung dynasty.



蕭 月 HSIAO YUEH
An heroic Buddhist priest in the Tang dynasty.

崇公明 CHUNG KUNG TAO
A police runner of the district of Hung Pung Hsian in the Ming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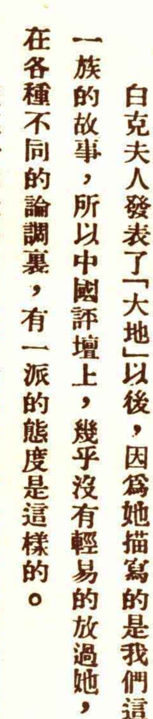
典 韋 TIAN WI
The bravest general of the Kingdom of Wei in the Latter Han dynasty.

「大地」在美國被編成戲劇之出演

瓣香草堂隨筆

趙家璧

閒來讀書，有感卽錄之於筆記，完全是個人的印象，一無結構可言。國亮索稿，抄錄數則，聊充篇幅。



大地的被誤解

白克夫人發表了「大地」以後，因爲她描寫的是我們這一族的故事，所以中國評壇上，幾乎沒有輕易的放過她，在各種不同的論調裏，有一派的態度是這樣的。

在某一個大學的文學評論課上，有一個女學生站起來發表她個人的意見，她說：「作者最大的失敗，是把許多中國人的習慣弄錯了。好像黃龍生了兒子以後分紅蛋，中國習慣上是三朝，書中寫的是滿月以後。書中說鄉下人常常以牛肉爲食料，這是根本不明瞭中國人對於牛的觀念以及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所致。」

這一段話是我的一位朋友當作笑話般告訴我的。不料最近在中國評論報上六卷六期，有一位江性的論文，也同樣的舉出了許多他以爲差誤的例子（其中二件是和上述相同的），幷且結論上說她根本沒有瞭解中國，所以這部小說根本上是不興的。尤其是她不應當寫如下的猥淫的句子像：「這些妓女瘦得像剝光的雞，一點都沒有趣味。」

其實我們可以在任何偉大的作品裏，抓到一二處足資攻擊的弱點；尤其是描寫異國的風俗人情的作家，因爲無論如何，二者之間，定必留有相當的隔膜。但是一件藝術作品的定價，決不以這種幼稚的偏見而受影響，更不能用這種偏狹的見解作爲評價的標準。黃龍兒子生了以後，假若在三朝分蛋，當然是切合一部分的事實，但是滿月後分蛋，對於這本小說的價值，有什麽損失？在思想上，結構上，又有什麽壞的影響呢？（而且我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們的鄉間習俗，就在滿月那天送蛋的．而上海附近，也不以三朝爲正則，大都在生產以後滿月以前的爲限。）在華北和東南一帶，爲了孔教影響的深入民間，牛肉確是當做禁品的，但是在廣東就以牠爲一般的食品。所以這一位女學生和江先生，給白克夫人犯了同樣的毛病，就是同樣祇瞭解了一部分中國人的習慣而已。

要知「大地」的所以被一般人所贊許，完全是牠的普遍性(universality)，而不是牠的地方性。牠寫的人物雖是中國的黃龍，但是這一種初民典型的鄉農，是全世界上隨處可以找到的。牠寫的地方是中國的山東，但是除去了一部分濃厚而特殊的地方色彩以外，又給世界上什麽地方有分別？黃龍那種愛土地，和無條件接受命運的態度，是最富



蕭伯納抵滬在世界學院接見筆會同人時攝

有普偏性的原始人類的人生觀。一件文學作品的能夠在空間時間的裁判下獲得勝利，是在牠的普偏性而不在他的地方性。荷馬的奧特賽，莎士比亞的悲劇，又那裏是爲了牠的地方性的描寫而永久生存着的呢？

在批評一部偉大小說的時光，參入了一種不需要的偏見，找尋一二件瑣屑的弱點，抓住數處對於地方性的誤解爲攻擊的資料，這是女孩子們的頭腦。給美國一部份女子責駡白克夫人的小說對於性的描寫太荒唐的一點，同樣是受了個人和種族的片面見解的影響而產生的片面的批評。

蕭的性能力

蕭伯納到中國來了，他的著作也許可以在中國多銷幾十部，關於他的文字，也得費神排字先生，多費些功夫。

寫王爾德傳的哈利斯 Frank Harris，在他壯年時編星期六評論報的時光，蕭就是當時寫劇評的。現在他們倆都是已上了七十多歲的老頭了。哈利斯在臨死的前年，寫了一部關於蕭伯納的傳記，中間有許多地方是頗可玩味的。這裏譯一段關於蕭的性的能力的對話。

「我的頭頂上一處沒有禿，我的消瘦，又是我的體質，而不是我的罪，但是你確在各處很妒忌的謠傳，說我是性的低能者，」蕭對哈利斯說。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哈利斯回答他。

「你說過的——去年冬天在柏林的講演裏。」

「那麼，假如我說過這樣話，那一定是事實了。你確實是這樣的。」

「這是不確實的。無論如何，我是性的抗奮者。」

「你是性的抗奮者？那裏的，你告訴我你十九歲到倫敦，到廿九歲你才第一次有性的行爲，那是已經十年了。假若是莎士比亞，那祇要十一個月，假若是我——哈利斯或是別的年輕的莽漢，那祇要十一天，或是十一個鐘點就夠了。」

哈利斯的答話，也許反而可以替蕭辯護，證明蕭在一切方面，却是都比莎士比亞偉大。因爲蕭生平就最不恭維莎士比亞的劇作，而他攻擊這位伊立莎白時代詩人的最大弱點，便是他的荒淫。至於他自己的善德，就拿這長長十年閃躲避性的誘惑的苦心，已足夠壓倒莎翁的一切而有餘了。

但是莎翁死後三百年，因爲他作品中所包藏着基本的愛，恨，妒，以及權力意志的那種最原始的熱情，合着他普遍而永久的題材，至今還佔住了全人類的心靈。蕭伯納的作品呢？我怕也要和易卜生遭到同樣的命運吧！

高爾斯華綏的死

高爾斯華綏在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金的不久，在今年二月一日逝世了。去年諾貝爾文學獎金贈給他，雖沒有如前年般贈給美國劉易士所引起的反響，但是如湯麥司哈代般

浪漫的輿

咖啡店裏；學生與教授共作藝術的探討，有研究理論的，有練習速寫畫的。

A corner in a cafe where students and artists meet for relaxation and prolonged discussion in art.

巴黎藝術學生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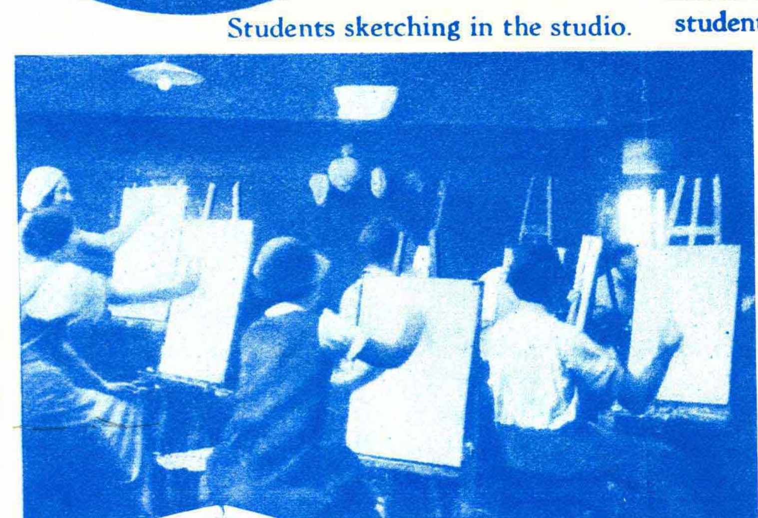
Art Student Life in Pa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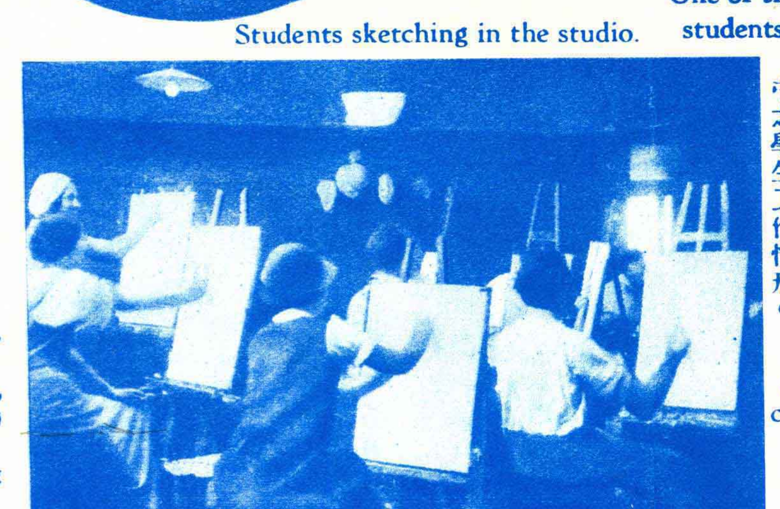
The Moulin Rouge, a famous resort in Paris.

巴黎有名之娛樂場所；莫連洛克。

上：夜總會之一隅。藝術家，學生及浪人等多磨集於此。

One of the night clubs which attract artists, students and wanderers from other lands.





Students sketching in the studio.

巴黎，是最生活藝術化的，最浪漫的所在，是天堂，也是地獄。這裏所刊的都是歡笑和美滿，但不要忘記它背後還有哀哭與呻吟！



右：巴黎之路邊咖啡店，小食清談，別饒風味。

左：藝術學校課室中之學生工作情形。

A sidewalk cafe in Paris

的天才作家，獎金會的委員們幾次的跳過，終不免使世人不平。這次幸運底送給了高爾斯華綏，到瑞典去領到了獎金，却在沒有足夠的時間容許他另寫別的東西以前，離去了人世，眞是文壇上的一大悲劇。

高爾斯華綏是孵育於資本主義下的寫實主義的作家。所以他的小說中的主人翁，可以隨便在英國的上等社會裏取一兩個紳士或太太小姐們做代表。這些禿了頂戴了高帽兒拖着手杖的英國紳士，全是自負爲支持英國文化的棟樑，他們是死要保持目前的準則，不容英國的文化有一二處的變更。這些人物，在高爾斯華綏的小說中是佔有很大勢力的，他的偉大傑作福薩脫薩茄Forsgite Saga中，那輩叔伯父母們，都是這些典型的古董人物。但是在他小說中的那輩年輕的兒女，看着他們的上一輩所支持的社會，破處是不尋而隨處可以發現，於是就形成了另一個集團。這一集團中的人物，大都是高爾斯華綏小說中的主人翁。有一個偉大的理想在引誘着他們，他們用年輕人的勇氣，衝破了家庭社會道德宗教的難關去追尋他，但是所獲得的結果是什麼？每個年輕人都是一只只的白猢猻而已。

白猢猻一詞的出處，是掛在福薩脫薩茄家客廳裏的一幅壁畫。畫着的是一只猢猻，手中捧着一只蘋果，地下是一大堆殘餘的蘋果皮，他的眼睛往前面遠望着，滿充着像看到什麼，而終於不能達到般的苦悶。他面部上的表情，是十二分的不滿足於目前。他已經嘗了一大堆的蘋菓味，但是蘋果的味道根本沒有使他滿意。這一幅白猢猻的畫，高爾斯華綏就象徵着他小說中年輕人的彷徨和苦悶的生活，也就是今日一般青年在人生方面找不到出路的徵象。舊的破壞了，新的還沒有完全建設起來，這些夏娃嘗過的禁果——智識，又那能使他們滿足！

高爾斯華綏遺影

神聖的 德國的現代教堂

Newly Erected Churches in Germany

現代美術的力趨形式簡單化與建做的合理化，把德國的教堂也從舊的形式中解放出來了。這裏刊的幾張，就是德國最近建做的幾座教堂，新的技巧與形式不特單是帶給它以充分的陽光和空氣，並且一樣有着宗教的莊嚴與神聖的偉大，這是值得讚嘆的。

上：全部用鋼骨及玻璃建成之禮堂，空氣陽光異常充足。

A church entirely quilt of steel and glass.

右：教堂高矗雲表，使人起崇高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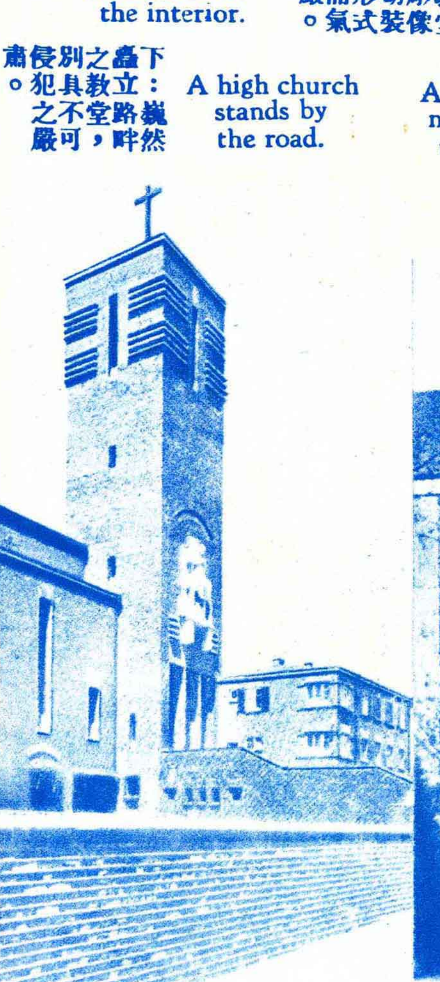
A church rising high into the clouds.

右：新式教堂之一，形式偉大莊嚴。

One of the newly erected churches.

上：教堂內之彫像及一切裝飾，形式簡單而氣象莊嚴。

Picture shows the statue and decoration in the interior.



下：巍然矗立路畔之教堂，別具不可侵犯之嚴肅。

A high church stands by the road.

黷武主義者之日本軍政要人

漢奸模樣

Cheng Shiao Hsu 鄭孝胥

Primier Saito 相首藤齋

Suzuki 政友會總裁 鈴木喜一郎

Uchida, Foreign Minister 內田外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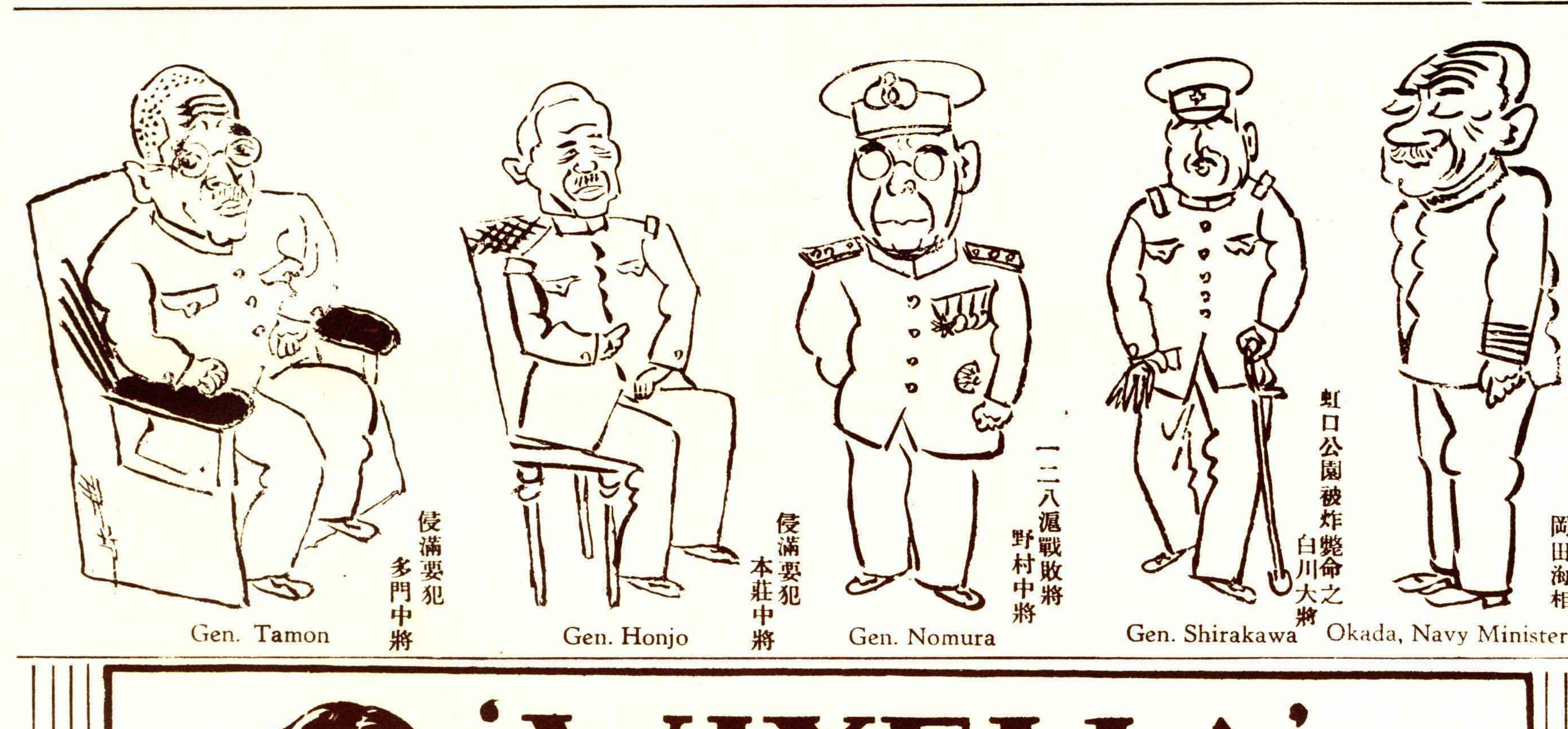
Araki, War Minister 荒木陸相

Muto, Manchukuo Plenipotentiary 駐偽國全權大使武藤

Matsuhira 松平大使

Hayashi Mitsuru 林滿鉄總裁

民政黨 若槻禮一郎



Gen. Tamon 侵滿要犯多門中將

Gen. Honjo 侵滿要犯本莊中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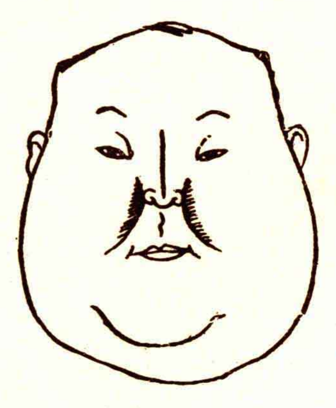
Gen. Nomura 一二八滬戰敗將野村中將

Gen. Shirakawa 虹口公園被炸斃命之白川大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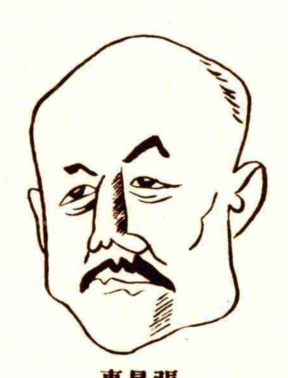
Okada, Navy Minister 岡田海相



張燕卿
Chang Yen C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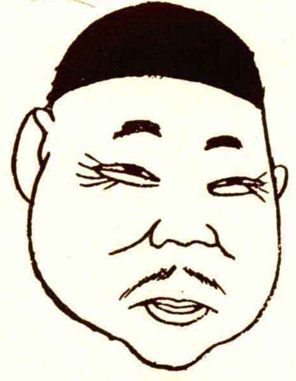
丁鑑修
Ting Chien Shiu



張景惠
Chang Cheng 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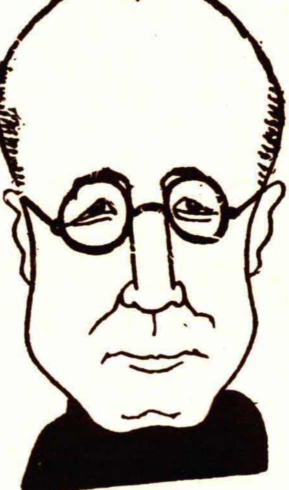


趙欣伯
Chao Hsin Pai



Zia Chieh Shih 謝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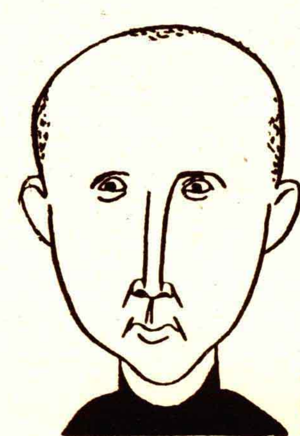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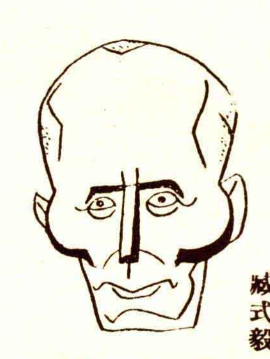
馮涵清
Feng Han Ching



鮑觀澄
Pao Kwan Cheng



于沖漢
Yu Chung Han



臧式毅
Chuang Shih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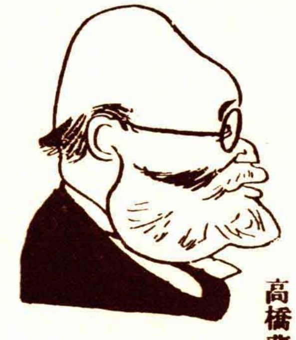
熙洽
Hsi Hsia



日本法西斯領袖
安達謙藏
Adachi



芳澤謙吉
Yoshizawa



高橋藏相
Takahashi, Finance Minis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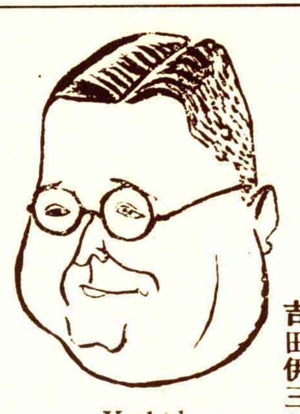
國聯日代表
松岡右洋
Matsuoka, Japanese delegat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駒井
Komai



日浪人領袖
頭山滿
Toyama Mutsuru



國聯日代表
吉田伊三郎
Yoshida

都會的明暗

跑狗場裏的狗兒們有福了，牠們的享用百倍勝過街頭的可憐的野鷄們！

Happy are the dogs in the Canidrome, enjoying much more than those unfortunate prostitutes in the street!

有人在華堂獻宴，有人爭先恐後地但求分到一碗稀粥。

Some people are feasting, while others are struggling for a bowl of thin congee.

如此

上海隨地都散着金子的，許多人以為。

於是許多人都跑到上海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賣了田，賣了牛，有的甚至賣了兒女。

大家都到這裏來碰碰運氣，上海是隨地散着金子的，他們想。

但是碰到運氣的一千個八中頂多祇有一個。

其他的九百九十九個，那裏去了？沒有人問，也沒有人想及。

交了運的九百九十九個以外的一個——如果一千個中能有一個的話，他的生活舒服了，他穿了美麗的時裝，進跳舞場，看電影，進酒吧，而且，而且去賭錢。他的行動為整個都會所注意，欽羨——人人把他或她當為理想生活的目標，人人看他做榜樣。

他為人人所注意的中心。其他的九百九十九個怎樣？那裏去了？無人根究，也無人會想一想的。

他們祇看見那享福的一個。

於是大家便以為上海眞是隨地散着金子的。

於是另外一大批人又跑到上海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賣了田，賣了牛，有的甚至賣了兒女。

但是那每一千個中的九百九十九個到那裏去了呢？

人們曾否留心過，那躑躅在街頭的窮人？那縮瑟在牆角的叫化子？那住在南市一帶，污濕低

Those coming out of the theatre will never think of there being such a man in the world as he sitting on the roadside without anything to eat.





Some people would rather squander huge sums of money in the race course than give away one copper coin to the beggar.

幸福的人們在舞場，軟玉溫香滿懷抱。

有人寧願豪爽地在賽馬場裏花去了整千整百的銀子，而對於呼化子却非常吝嗇地甚至不肯施捨一個銅板！

The lucky people dance merrily with pretty partners in the dancing hall, while the unfortunate one pulls the heavy cart along with all his might.

倒霉的人們在路邊，死勁地拉着笨重的貨車。

上海

亮

贜的草屋裏的貧民？那給工廠踢出了的餓僵了的勞動者？那站在路邊等着顧客來販賣自己肉身的妓女？

人們曾否想過，那唯一的享受者，多半是這九百九十九個的血和肉供養成的？

這便在上海。

但是人們的眼睛都是生得很高，他們祇看見天堂，看不見地獄；祇想到天堂上的一個幸運兒，却忘記了地獄下面的九百九十九個受難者。

他們望得太高，結果便一千個人中有九百九十九個跌了下去。

但是跌下的是被遺忘了，——下面好像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潭，祇有那交運的像星子一般在半空閃着得意的光彩。

人們依舊是像潮水一般地擁到上海來，帶着欽羨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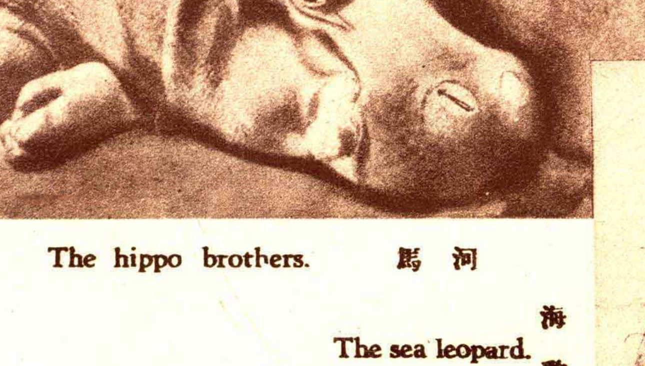
上海是隨地散着金子的，他們想。

到旅店開房間打牌的多是原本有好房子住的人們，住茅舍的人們便祇好一輩子住着茅舍。

Those gambling in the hotel have fine houses of their own but those living in the huts remain there for ever.

動物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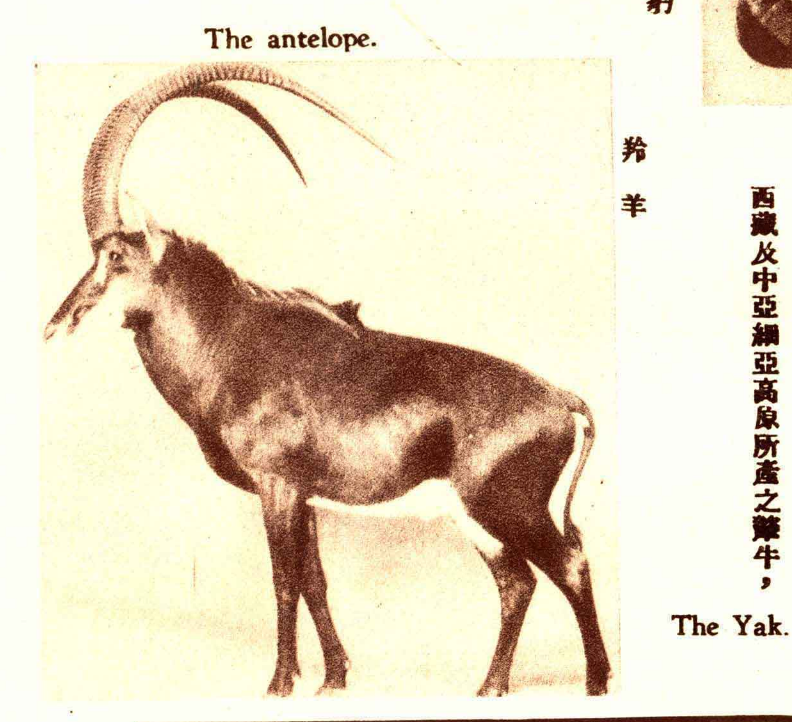
The Zoological Garden



The hippo brothers. 河馬

The sea leopard. 海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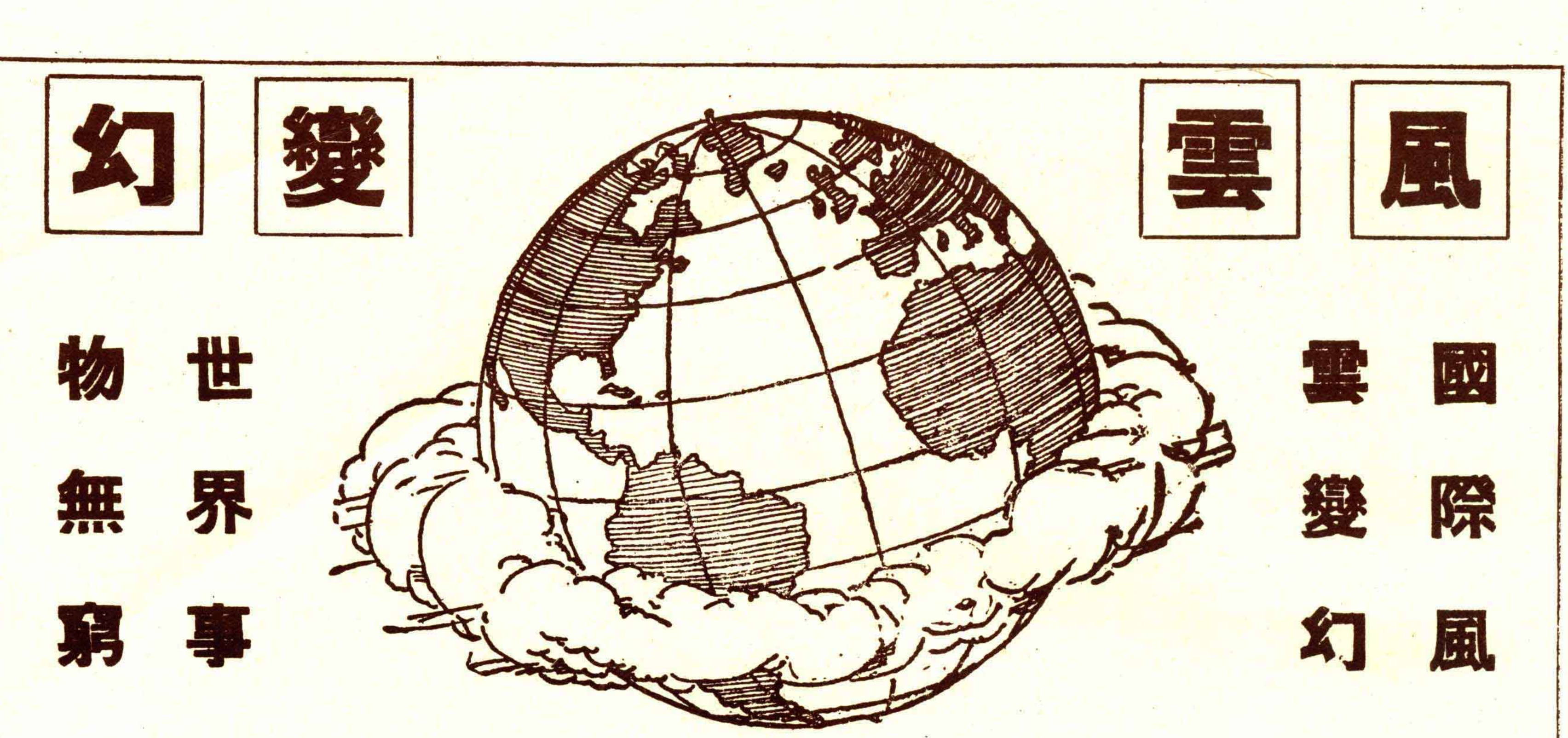
The antelope. 羚羊





西藏及中亞細亞高原所產之犛牛，The Yak.

上：袋鼠 Three high-jumping kangaroos



世界之大，我們獨處一方，欲知天下事，有什麼方法？閣下倘若定閱我們出版三大雜誌，世界所有的事物國際新聞，天下大事都能展佈目前，足不出戶，不費功夫得之非常容易。良友圖畫雜誌內容包羅萬有，圖文兼重，讀者得之，既可欣賞文藝，復可覽閱畫圖，有如身歷其境，得益必多。婦人畫報出版的目的是把世界婦女界的新聞照片及婦女界一切應有的常識搜集，使讀者知婦女界的現狀，女子可讀，男子也可讀。小世界完全是一本國際寫眞的小冊子。把國際大事，科學發明等均用照片刊登，使讀者讀之，有如遊覽全球。

良友 圖畫雜誌

本年長期定戶的利益
有利在先 人皆可得

本刊爲酬謝歷年愛讀諸君起見，今年舉行特別優待長期讀者辦法四種，凡直接向敝處定閱本刊全年者，均可享受以下四種利益，（以前定下在本年未滿期者除定價外同時亦可享受此種利益）諸君定閱，幸勿失此良機！

（一）本刊以前定閱全年價目國內大洋四元四角郵費四角共四元八角。國外大洋四元四角郵費三元共七元四角。今爲優待定戶起見國內定閱全年只收大洋四元（共十二期）郵費四角共四元四角『比前便宜四角』國外只收大洋七元『亦便宜四角』由二十二年一月十六日起（半年不定）

（二）本刊每月出版一期，全年共十二期，以後每年出附刊一種，專限贈送與定戶，凡零購者不能享受此種利益。

（三）本刊前因寄發參差有遲有早，故對於長期定戶讀者收報亦有遲早，往往市上已有零售而定閱者尚未接到，此後敝公司寄發處，特別設法提早先寄定戶然後批發，擔保定閱者可得先睹之優先權

（四）以前外埠因匯款不便，多以郵票代洋定購，敝處因沿上海同行郵票代洋九折之例，故凡以郵票函定者，吃虧不少，自本年起，凡以郵票向敝處定購本刊全年者十足通用不折不扣。

婦人畫報 半月刊

是我國婦女界唯一的出品
是我國新家庭的好刊物

本刊是最近新出的婦女界唯一的刊物，格式新奇，印刷非常精美，內容文章圖畫各半，材料極爲豐富。爲新家庭中不可少之讀物。本年四月起出版，每月兩冊。不獨婦女界應讀之刊物，凡是青年男子，亦當人手一冊。本刊負以下五種使命。

（一）解決婦女在家庭間一切的困難問題！
（二）引進婦女在家庭內一切的愉快生活！
（三）指導婦女在家庭間一切的繁重工作！
（四）供給婦女在家庭間一切的娛樂材料！
（五）發表婦女在社會上一切的新聞消息！

小世界 半月刊

要了解世界各國的生活
要明瞭世界各國的近況
請讀「小世界」

『小世界』是以世界知識爲立場的圖畫半月刊，出版至今已有十個月了。第一期印行五千份，最近已增一萬份。在此很短的期間，「小世界」能進步這樣速，銷數增加這樣快，由此可知『小世界』是極受讀者的歡迎，而內容的豐富，也不言而喻了。凡未讀過『小世界』的人，請卽購閱，既能增長知識，更可擴大目光。

定報單

茲付上大洋　元　角定閱（良友雜誌／婦人畫報／小世界）全年　份

由第　期起請按期寄下爲盼此致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函購部台照

年　月　日

定閱者姓名

地址

馬國亮抒情畫集

（附裝飾畫及圖案字）

實價每册大洋二元

郵費 國外五角五分 國內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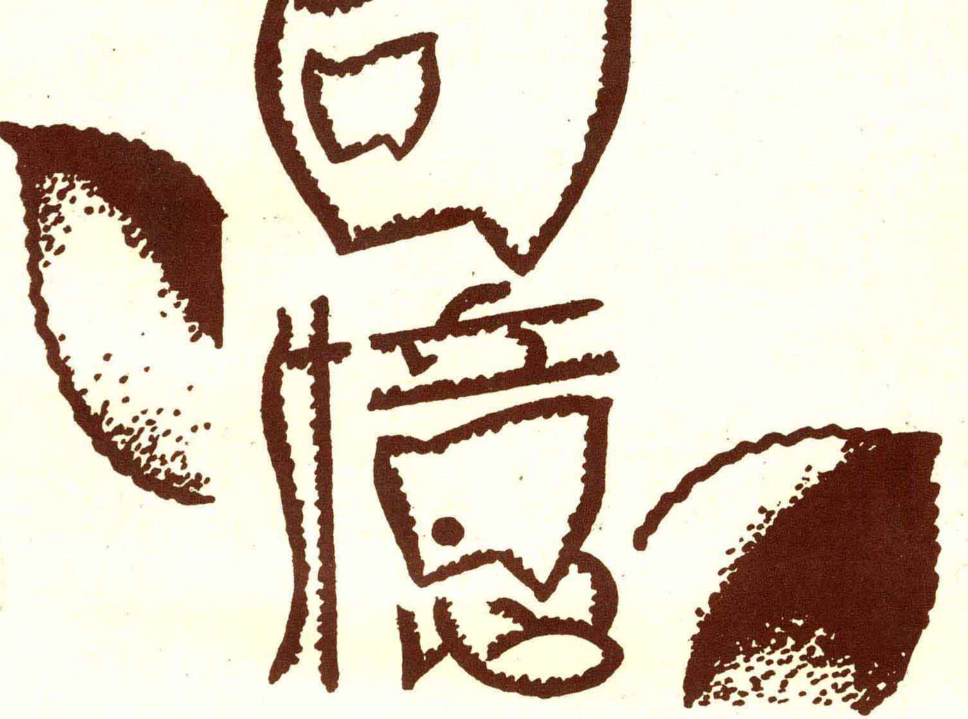
馬國亮先生所作黑白抒情畫，綫條嚴整，構圖緊密，表現深刻，素爲藝林所推重。是集係作者將歷年所作，擇尤編彙而成。共計約五十幅。每幅有作者自加題詞，文字動人，相得益彰。**附裝飾畫及圖案字**，各約百種。實爲愛好及研究美術者不可不備之書。全書用重磅木造紙精印，裝釘華麗，初版不多，欲購從速。

熱河大戰寫眞

每册實價大洋五角

郵費 國內二分半 國外一角半

此次日逆兩軍，侵犯熱河，其戰事之慘烈，不亞於滬戰。於此可見我國民族抗日之精神，及華北將士之忠勇。敝公司爲鼓勵國人踴躍援助前方將士及表揚戰士之忠勇起見，特派記者出發戰地，攝取攻守戰事照片計數百幅，現擇其可以發表者一百六十餘幅，以重磅道林紙精印編刊『熱河戰事畫刊』一册。在抗日熱烈之中，而華北將士能於冰天雪地，盡其忠勇，始終與日寇相週旋，經過事實，當爲國人所愛聞。愛國同胞，當人手一册。



馬國亮著 實價大洋一元 郵費 國內五分 國外三角

『回憶』爲馬國亮先生繼『昨夜之歌』而寫的散文詩集。熱情流動的筆尖，描出情感的深處。全書彷彿一部動聽的樂曲，有時如幽夜的淸歌，有時如壯麗的軍笛。力和意志的表現，最爲深刻。至詞句的精煉美麗，風格的優美，韻節的諧和，曾讀馬氏作品者莫不深悉，無待贅述。計全書十六篇，附有作者自繪精美插圖大小二十餘幅，尤爲名貴。印刷整潔，裝幀華麗。凡愛好馬氏作品的，此書必感滿意。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印行







良友圖畫雜誌

民國十五年創刊

第七十四期民國廿二年二月出版

每冊大洋四角 外埠另加寄費四分

出版兼印行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八五一號

創辦人兼總理 伍聯德

總編輯 梁得所

助理編輯 馬國亮 謝恩祈

英文說明 張雲

特約代理

廣州良友公司
梧州良友公司
汕頭良友公司
南京良友公司
廈門良友公司
北平良友公司
漢口良友公司
紐約良友公司
新嘉坡美美圖書公司
香港美美圖書公司

南北美洲及中國各省均有代售

本報價目

國外	國內
全年十二册 洋七元 郵費在內	全年十二册 洋四元四角 郵費在內

全年起算半年不定

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南洋羣島香港澳門以及新疆蒙古均作國外日本朝鮮臺灣等處均作國內計算

定戶注意；凡直接在本總公司直接定閱之定戶，如有遺失，漏寄等情，請即函知本總公司函購部查補，至向各分公司或代理處定閱者，則請向各該公司或代理處查詢，不必逕函本總公司，以符手續，而利進行，為盼。

凡由萬國郵匯匯款購閱書報者，務須同時另函詳列匯款人姓名地址。

40¢ A Copy **THE YOUNG COMPANION** No. 74

Pictorial Magazine

Published Monthly

The Liang You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Ltd.

851 North Szechuen Road P.O. Box 1722

Shanghai China

Cable: *Liyoprinco, Shanghai*

L. T. WU, *President*

T. S. LEUNG,

K. L. MA, *Chief Editor*

Y. K. TSE,

Y. CHANG *Associate Editors*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印行

No. 74. February 28, 1933.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Liang You Printing & Publishing Co., Ltd., Shanghai, China. Entered as second-class matter April 30, 1931. At the Post Office at New York N. Y., U. S. A., under the Act of March 3, 1879.